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三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三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小說

水流音第三集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張一

校訂者

陳

印刷者

總發行處

分

濟富消毒牛乳名馳中外
強健身體 產弱咸宜



西四八大法
七五三二五
濟富
醫院

價目
每瓶壹角卅
瓶貳圓七角

強身壯體 保腎補精

羅威士健丸專治晨起
精神仍覺困倦脊背無力
酸痛週身懶惰四肢無力
腰酸腿痛以及內腎虧損
房勞過度老年精衰精冷
精清腎虧陽萎滑精夢遺
夜多小便尿後反滴精神
恍惚身體疲憊形容枯瘦
行動心虛動作氣喘頭痠
日眩諸虛百損各症每瓶
大洋一元每打十元主治
另有服法中英文詳註
仿單惠顧詳認地球
標商羅威士健

壯丸
前門大街鮮魚
口外迤南路東

初十
五
價減一半
專治男女老幼
此丸專治一切虛弱
無不藥到病除
北頭
寶
藥
舖
專

小說會 第三集 目錄

第十七回

認乾親謀修舊好
結手帕調解醋潮

第十八回

畏雌威割情小離別
貪巨利販土大遭殃

第十九回

計上胸二爸洩舊恨
禍臨頭夫妻悔前委

第二十回

託庇豪門避禍失嬌女
隱跡客邸圖財認乾爹

第二十一回

貪家私遭尙國苦
假名姓結露水緣

第二十二回

懼飢荒楚子遷客棧
濫戀愛李女墜平康

第二十三回

痛女惜財李虔婆喪命
失妾得官吳大龜收心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三集

張二香撰述
陳重光校訂

第十七回 認乾親謀修舊好 結手帕調解醋潮

三集開編 接述前文 且說羅宋二位出了公園 一峯向步髡說道 我們出城打茶園去罷 一則給你壓壓煖痛 二則消消你的氣憤 你想如何 宋步髡一聞高興 早被王老二打得一掃蕩餘 便氣昂昂的向一峰道 我現在不想嫖窑子去了 倒想到你家去玩玩 一峰笑著答道 那也未嘗不可 就請你到我家去嫖吧 於是二人坐上車 司機開回油麪胡同來 車至門口 僕人聞聲迎出伺候 一峰問僕人道 今天可有客來麼 僕人回道 上房有兩位女客 姨太太正陪著談話呢 請老爺快讓宋老爺到書房坐吧 一峯点点头 便全著老宋進到書房 此時費韻芙正在燈下溫習功課 看見一峯全著面包宋進來 連忙稱呼老伯 起身施禮讓坐 步髡說道 老賢侄 不要耽誤了功課 省得擾亂你的心神 我們到外間去談罷 費韻芙收拾起桌上的書 陪著笑答道 我有些不要緊的書 已然看完了 老伯不要客氣 請坐下談罷 老宋點頭落坐 僕人捧進烟茶 一峯說道 步髡你全費世兄先談着 我進去看看就來 說着就忙着走進上房 一看兩位女客 一位是賀龍嘯夫人梨華女士 一位是並不相識梨華女士看見了一峯進來 趕緊起身相迎 一峯週旋讓坐 梨華又指着那位女客

肚 會 小 說

向一峰引見道：這位是我一個要好姊妹，就住在我們一起，是中華吳協理的太太，芳名如玉。今天同着我訪你們如夫人來了。一峰一面聽梨華女士說，一面向如玉拱手：如玉也鞠躬答禮。一峰笑嘻嘻的道：吳太太，不是外人，我全吳枕秋先生也很會過多次，彷彿記得府上是在馬市胡同，怎麼幾時移在我們賀老弟一起呢？如玉紅紅面皮，尚未回言。一峯的姨太太媽紅，忙搶着答道：這位吳太太新近才同吳先生結的婚，你說的那是吳先生的公館。這位吳太太是曾在賀先生公館裡借居，還沒有搬回公館呢。一峰方才覺得這位乃是枕秋新置的如夫人，並不是那大名鼎鼎的吳陳保貞，自己將才問的太冒失了，不禁慚得面皮飛紅，不好意思起來。如玉却很老到，侃侃說道：我是一個生意人，上月才合吳先生從良，所以在賀太太府上借住。梨華女士笑道：你倒是個直爽人，自己的出身，一些也不瞞人啊。如玉說道：做姨太太有什麼可瞞人的，說出來到省得惹人看不起呢。說的大家都笑了。一峰藉勢向姨太太媽紅說道：你全賀弟妹陪着吳太太談話罷，我在前邊還會着客呢。便向梨華女士全如玉道聲失陪，就要走將出來。梨華女士說道：羅大哥，今天我來請教一件事，請你先告訴了我，再去會客。我們停會就要走了。一峰止住步，笑着道：弟妹打聽的事，不用說，我就知道了。不過麪包宋在書房等着我呢。我們待會再細談罷。說罷抽身跑了出來。不表媽紅陪着賀吳談天，且說一峰回到書房來，只見老宋飄

在韻芙牀上發怔 一峰向他問道 韻芙呢 老宋一咕嚕翻身坐起來答道 我把他支
 出洗澡去了 你怎麼這半天才出來呢 一峯坐在椅子上笑道 你不要再打聽了 仔細
 聽着又惹出了禍 老宋咬着牙說道 我還不死心呢 倒要打聽打聽那個朱德慧是何
 如人也 爲什麼他對於我 始而垂青 終而變目呢 既是你同龍燭設的圈套 我倒
 要問個明白 省得掉在悶罐子裡似的 一峯忍不住笑道 這件事 你不要忌恨我
 實在是你以譴虐人的一点小報應 倘若你把我忌恨住了 講不得我還有相當的手段
 對待你呢 老宋說道 以前的事情 我們是既往不咎 從今往後 我決不再向朋友
 開玩笑笑了 今天這一頓教訓 足以使我澈底悔悟了 不過我對於那個朱德慧 始終
 懷著疑點 究竟他是否正當人家 請你有以語我來 說着便伸着脖子瞪着眼睛 靜
 待一峰答覆 一峯笑着答道 既然你對我不採報復主義 我就對你實在宣佈了罷
 我們定的這是欲取故予計 因爲你素來滑頭的很 藉着魯老六的酒 把你灌的八分
 醉 然後支使出那個女人 同你吊膀 先叫你領略一點便宜 然後騙你去吃虧 如
 其不然 你這樣滑頭的人 如何能够肯上高呢 老宋着急說道 旁的話莫再提起
 總怪我不該沒命似的吃那便宜酒 究竟那個朱德慧倒是誰呢 一峯笑道 你還沒忘
 情了啊 那個朱德慧 就是先前在北京負有盛名的朱三小姐 你素來是好出風頭的人
 你都不曉得他麼 老宋聽說是朱三小姐 趕緊問道 朱三小姐 是朱乞錢的女

說 小 會 社

兒麼 怪道帶着一種大方氣象呢 一峯搖頭說道 非也非也 這個朱三仝那個朱三姓雖同 人則非也 那個朱三小姐雖然也是撒爛污 豈肯爲我們做毀人的勾擋 老宋又接着問道 那個自稱姓王的男子 是不是他的本夫 一峰点首稱是 老宋納着悶道 他既然是有夫之婦 怎麼又肯爲你們効這種勞呢 一峰起身也倒在那只床上 滔滔不斷的向老宋說道 說起來這話長了 這個朱三小姐 家中只有母女二人 擁着十幾萬家私 因爲他好講戀愛自由 逐日在交際場裏出風頭 把金錢揮霍得如糞土一般 一來二去 這十幾多萬家私 全都入了拆白黨的囊橐 家計就敗落下來 三小姐的母親 又有很大鴉片癮 三小姐沒有法子了 才實行下海 在各飯店旅館裡去攬生意 藉着夜度資 他們母女生活 前幾個月嫁給一個姓王的了 老宋聽到這裏問道 你全他怎麼認識的呢 一峰答道 我是由李三奶奶介紹的 那時他正給李家做行貨呢 老宋翻翻眼皮 搖着頭說道 你說的話 還有不實不盡的地方 你既是以前同他在做生意時代相識的 他現在已然嫁人了 怎麼還同你過事 難道那姓王的 就不吃醋麼 一峯見老宋問到這裏 越覺談得興致勃勃 索性爬了起來 坐着說道 我們現在認了乾親了 姓王的何必吃我的醋 老宋說道 那姓王的是你盟兄麼 一峯說道 不是的 老宋嘲笑着道 既不是同姓王的結盟 你一定

是他的舅子咧 一峯搖頭辯道 不 不 不 我們結乾親 也含着一段艷史呢 你

若不厭煩 我將爲子述之 老宋說道 你不要犯書毒了 快快放出來吧 一案站起身斟杯茶吃了 又坐下說道 實不相瞞 我同朱三小姐 確是有点小感情 先前也曾提議嫁我 我却因爲他們這幫學式野鷄之嫁人 純以對方金錢之充裕與否 爲己身去留之決定 所以我始終未敢認可 並且連面都不敢見他了 後來我同着龍嘯到李三奶媽家去玩 閒談中打聽起朱三小姐來 才知道他已然嫁給了一個姓王的 恰巧不大工夫 朱三小姐也來了 我因爲他是羅敷有夫的人了 只與他点点头 略作週旋 不料他對待我感情猶昔 坐在我身旁 話起舊來 並且告訴我道 他嫁給這姓王的 並非出於情願 純粹是受經濟的壓迫 不得已才屈身暫從 不過是一種臨紉織 究竟難能長久敷衍 況且那姓王的 是一個鴉片烟土販子 不要看他現下車馬輝煌 一朝事情發做了 就是監獄的陳列品 所以我現在雖然衣食不愁了 究竟還是過的提心吊膽的生活 朱三小姐說到這裡 又俯在我的耳邊 要求我重修舊好 謀圖偕老 我當時便正色向他說道 你我現在不比先前 先前我們自有久聚之可能 現在是侯門似海蕭郎路人的時代了 我們能够不期一遇 已然分外僥倖 若說旁的話 我羅一峰是個守法的人 實實做不來的 朱三小姐見我不允所求 立刻就著了急 又向我說 他對我不忘舊情 純係出於至誠 並且他有極妙的計策 讓我踏進王家門檻 絕計不使人疑 我當時見朱三小姐 含情脈脈 一却不忍再却 便

社 會 小 說

問他妙計安在 他便又低聲對我說出來了 面包宋聽到這際 就向一峰問道 那朱三小姐給你出的妙計 就是讓你認乾親麼 一峰嘻嘻笑眼點着頭道 正是那條無上妙計 原來那個冤種王二 娶了朱三小姐之後 不但把他寵若掌珠 還把他母親接了去 當老泰水供養着呢 王朱二家既在一起 朱三小姐又預先同他母親說穿了 所以我不費吹灰之力 就打進了這個門子 可憐那個傻鳥龜 還真個拿我當親戚待承呢 一峯說到這裏 忍不住撫掌大笑 而包宋更樂得前仰後合 指着一峰道 看不出你鵝行鴨步 終日文謔謔 充着老道學 會有這樁艷遇 真成了變相拆白咧 一峰也笑道 我若沒有這樁艷遇 你如何會有這樁苦吃呢 老宋說道 賀龍嘴怎會想起託求你使他毀我呢 一峯道 龍嘴知道我全朱三這段勾搭 所以才讓我約朱三帮忙 老宋此時才了然盡悟 不禁恨罵道 賀龍嘴小鬼頭的仇 總算是報了 你也看見笑話了 只是我平白吃了你的苦 總不能善罷干休 早晚要尋着姓王的 把你們的秘史揭破 讓你丟大人 才能出了我的惡氣 一峰慌忙央告道 你不是說已往不答麼 怎又想要報復呢 你若認真辦了 那可不是兒戲 不比我們弟兄開玩笑 那時要大丟其人咧 老宋笑道 你若怕是大丟其人 必須讓朱三親身向我賠罪道歉 方才能算完呢 一峰点着頭說 辦的到 辦的到 遲不了幾日 一定讓你一親芳唇 如願以償就是了 老宋慨搖着腦袋 嘻嘻的笑個不住 正要開口定准日期

忽見房門開處 原來是費韻芙洗澡回來 二人不便再提此事 老宋此時酒氣已然完全清醒 頭部也一點不疼了 只是覺得口內非常焦渴 便抓起桌上的茶壺 呼呼喝了一陣 然後戴上了帽子 又同一峰約定明日來會 方才起身告別 一峯回頭笑一齊送出門外 一峯回到上房 原來賀吳二位女客 已然都走了 便向姨太太媽紅問道 他們什麼時候走的呢 媽紅道 剛才走的不大些時 一峯道 龍嘯的夫人 冒冒失失回着吳太太來 不知他又是什麼意思 媽紅笑道 賀太太一進門的時節 說是陪着那個吳太太找我談天來 後來才說明白了 原來是讓那吳太太避難來咧 一峯聽說不禁納悶 便問道是避甚麼難 媽紅一面收拾寢具 一面向一峯學說將才賀太太的話 惹得一峯聽着哈哈大笑 連道枕秋素號大龜 洵不誣也 一峯又把今日老宋在公園上當的話 也學說給媽紅聽 也惹得媽紅捂心捧腹 笑的直不起腰來 夫婦說笑了一陣 方才解衣就寢 看官 你道三集水流音將一開書 著者就又要打啞謎 惹人發悶麼 非也 非也 賀吳之事 著者恐怕媽紅口齒不利 學說的不清楚 所以著者讓他解衣就寢 還是著者親自述說了罷 原來吳枕秋自接花如玉從良之後 便在龍嘯家 借了六七間房 暫為居住 容等在家裏相機宣明通過 然後再謀統一 所有馬市胡同公館上下諸人 均都不知 另外雇了兩個僕人 在這裏伺候新姨太太 枕秋雖然在外邊安了家 却仍不敢通宵不歸 每日銀行散值

說 小 會 魁

之後 來到如玉這裏 相假相倚的談笑幾句 一到上燈時分 還得跑回家去 並須
花言巧語 造出一片謠言 左不是姓張的請吃酒 姓王的請吃飯 所以這般時候才
能回來 好在璞仁深信不疑 所以並無禍事發生 這一天枕秋回來 看見璞仁沒有
在家 並向小綠問道 太太到那裏去了 小綠答道 太太今天到文太太那裏玩去了
枕秋点点头並未回言 坐在沙發椅上 打了個哈欠 伸了伸懶腰 小綠站在旁邊
問道 老爺是等太太回來再睡 還是就要歇息呢 枕秋看看時錶 便向小綠道 天
已不早了 你先把牀鋪收拾收拾罷 小綠答應了 自去打點寢具 枕秋坐在椅上
正自想事出神 忽見潘媽搬簾進來 說是將才文宅打來電話 太太在那裡全文太太
做幾天津 免不回來 讓我告訴老爺 並且教我貼身的衣服 明天給送幾件去呢
枕秋聽說璞仁住在文家 真是大喜出乎意外 只因當着潘媽不好露出馬脚 恐其
洩了秘密 便裝着鎮靜面孔 對潘媽說道 既是太太在文家要住幾天 你就讓小綠
把衣服打点好了 明天一早給送去吧 小綠聽說太太不回来了 便把那份被褥又
復疊起 然後去找好衣服 交給潘媽走去 枕秋此時心裏 好像螞蟻落水一般 望
着小綠欲言又止 小綠看見老爺 今天有些神不守舍 心裏也明白八分 不覺得面
起紅潮 低首帶笑 枕秋見他望着自己笑了 還以為他窺破自己的心事呢 便站起
身來 拖着小綠的手 半央半嚇說道 小綠 我今天對你說了 你若替我嚴守秘密

我自然對你有一份人心 若是走露了消息 你可要仔細些 小綠猛被枕秋揪住腕子 心中不由嘖嘖亂跳 臉上似火燒的一般 低聲微笑道 老爺有話 還管說出 我不對外人說就是了 枕秋說道 豈止外人 就是你們太太 都不要說的 小綠含羞点了點頭 枕秋接續說道 太太這幾天不回來 我也要搬到行裏去住 只是太太回來之後 若要問起來 你要說我是夜夜住在行裏 不要說出真話 我日後必定對你有份優待 小綠聽罷 方知將才自己出於誤會 枕秋說罷 便從身上拿出一張票子 放在小綠手內 說你留着過年作賭本吧 便抓起帽子 一溜煙似的跑出去了 不表小綠收拾鈔票 自己睡覺 且說枕秋出了家門 雇輛皮車 直奔自己新貯的金屋 到了房裏一看 只有雇的老婆在燈下摩挲牙牌玩呢 枕秋問他姨太太到甚麼地方去了 那老婆看見老爺不時而至 立刻驚惶失色 一面收拾起桌子的牌 一面答說道 姨太太出城買東西去了 大概也快回來呀 枕秋点点头 脫了衣服 一身倒在牀上 老婆子藉着張羅茶水 跑了出去 到賀家院裏借用電話 趕緊往第一賓館吳吉平房裏通電 催著如玉快快回來 如玉將才睡下 接著電話 嚇的起身穿了衣服 攏攏頭髮 抓輛快車 馳風掣電的跑了回來 細問老婆 知道枕秋并不知情 方才放下心來 便定了定神 走進屋來 只見枕秋躺在床上 已然呼呼的睡著了 如玉輕輕將他拍醒 枕秋睜開困眼 看是如玉 便問他出城買甚麼去了 如玉少不得

社 會 小 說

見景生情 扯了一篇鬼話 好在枕秋是個忠厚長者 容易被他瞞過 如玉又問他 今天怎會這早晚出來了呢 枕秋把璞仁給文家做伴 自己偷空出來的話也說了 如玉表面做出歡欣之狀 說笑了一會 便就打點寢具 上牀歇覺 書不煩贅 枕秋早問由此上銀行 晚間由銀行返此 匆匆已有一週 有時回到家裏看看 一問小綠 知道璞仁住在文家 還沒有回來 便又回到如玉那裏 這一日散行以後 偏巧有個飯局 宴罷歸來 比較往昔略晚 枕秋坐着車子回到王府大街來 遠遠望見賀家門口 停放着一輛黑亮亮的新汽車 藉著門燈光亮 細看車牌號 正是自己家裏的 心中不覺吃了一驚 暗暗想道 莫非璞仁回家 小綠已然對他實說了麼 如共不然 他怎會到這裏來呢 又一想道 不能的 小綠又不知道我是在這裏 他如何能找得來呢 心中正自打鼓 車子已到門前 枕秋又望汽車前面一看 誰說不是自己家裏的呢 幸喜司機的小王 臥在座子上打盹 未曾看見自己 枕秋欲進不進 只得躡着手脚 付給了車資 慢慢踱進門洞來 側着耳朵 向自己房裏那邊聽 一片罵罵聲喧 不但是璞仁一人的聲音 好像大夫人陳保貞女士 亦在共內 枕秋聽得清楚 氣怕交加 腿子立刻軟了起來 幾乎癱在地上 氣的是大夫人保貞女士 也有面孔前來吃醋爭風 怕的是如夫人璞仁雌威難犯 自己不敢走去見面 枕秋畏畏縮縮的 立在門洞 發了半天的愁 忽然靈機一動 心想何不請阮錫真太太過去

作個魯仲連呢。於是便邁步往龍嘯家院裡來。恰巧這晚龍嘯在家裡請客。廳房裏亂嘈嘈，吵成一片。枕秋全龍嘯本是舊好，便直走進上房來。梨華女士坐在椅上，側耳聽着鄰居吳家，好像吵嘴似的。心中非常納悶。正要打發人過去問問。忽見枕秋進來，連忙起身讓坐。枕秋陪笑對梨華女士說出相求之意。梨華女士滿口應允。一面提件新褂子穿上。一面向枕秋安慰道：「怪不得我聽見吵了半天呢。這又有多大關係？男子家三妻六妾，並不違法悖理。吳太太未免太恐了。吳大哥自管放心。我走過去，不消三五句話，管保言歸於好。吳大哥就在我房裏等聽回信罷。」枕秋連連拱手道勞。梨華女士理理頭髮，便走過枕秋這院裡來。進到房裏一看，滿地磁片紛紛。椅上坐着兩位夫人，都在三十上下年紀。滿面怒容，一言不發。枕秋的新如玉人花如玉，却站在地下，不依不饒的又哭又罵。梨華女士先扯着如玉，勸令住聲。然後陪著笑臉，向璞仁全保貞問道：「二位就是吳家嫂夫人麼？且說璞仁在市場遇見小王拆白，雖然把小王騙到文家，苦苦打了一頓，究竟惡氣沒出，回到家來，又聽大夫人保貞說，枕秋私自在外立家置籠，氣頭上聽見此話，雅如火上澆油，刻不容緩的扯着大夫人保貞，就一同來找枕秋，偏偏保貞聽錯門牌，賀家住在王府大街七號，保貞却記准是九號，車到九號門前，璞仁的性子最暴，便要排闥而入，勿須叩環，怕是枕秋聞聲隱隱，幸喜保貞細心，上前拍門尋找賀家，走出來人一間，方才

知道找錯 保貞不由心中一驚 便向那人問道 這巷子裏有家姓賀的麼 那人答道 隔壁七號 就是姓賀 他們是湖南人 在財政部做事的 璞仁點頭說道 正是他家 我再動問一聲 他們院裏可有家姓吳的麼 璞仁這一問偏偏問到知道細情的頭上了 那人便源源答道 不錯的 賀家西院 新近借給一家姓吳的住了 那姓吳的是個銀行老板 新近置的姨太太 因為不敢接到家裡 所以才借賀家的房住 你們找的是他家麼 璞仁大喜說道 正是他家 便向那人道聲驚動勞駕 不再往下探問 轉身邁步往七號那門走來 大夫人保貞也跟在後面 到了門前一望 門板上釘著一塊賀寓銅牌 旁邊另貼著一張紙條 却寫著吳宅二字 璞仁冷笑道 這大概不致再錯了罷 氣昂昂的進門直奔西院 連聲喊叫枕秋 隨走隨喊 已到上房門前 花如玉在屋裏牀上躺著 手拿著一張吳吉平新照神亭嶺的像片 正看的出神呢 忽聽院中有人連喊枕秋 忙的翻起身 隔著玻璃窗向外張看 只因天色已晚 恍恍惚惚 像是兩個夫人 如玉是何等機警的人 聆音揣理 早已明白大半 心想躲避是來不及了 索性站起身 往外迎了出來 問道二位貴姓 璞仁說道 我是馬市胡同吳家的 吳枕秋在不在這裏 如玉笑臉相迎 拍著手說道 原來是姐姐來了 快請房裏來坐吧 璞仁同保貞進到屋中 舉目張看 屋裏嶄新器俱 陳設的極其精緻 牆上懸著字畫 也不知幾時託人寫畫的 全都帶著枕秋的號款 璞仁坐在椅子上 朝

著如玉問道 你張口姐姐 閉口姐姐 你是枕秋的甚麼人 如玉笑着答道 姐姐是
 真不知道 還是明知故問呢 璞仁冷笑道 知道又何必問你 如玉覺得來勢不善
 強陪笑臉答道 姐姐若不知道 怎會找到這裏來呢 璞仁尙未還言 保貞女士在旁
 喝道 誰希罕你來叫姐姐 究竟你是枕秋甚麼人 快快的說出來 如玉看見保貞答
 話 心裏滿腔不服 便也厲聲道 我稱呼我的姐姐 干你甚事 你那身品 還值不
 得我稱呼你呢 保貞女士雖然品污行穢 究竟大家閨媛出身 潑辣的手段 怎及久
 經風塵的花如玉 撞了一個硬釘子 回答不出 嗚嗚的哭了起來 璞仁見敗了下風
 便向如玉開口大罵 如玉也還口道 你且莫開口傷人 論起身分 你我彼此一樣
 我讓你是個先到 所以稱呼你一句姐姐 你怎麼這樣的不懂人理呢 璞仁見如玉
 還口罵出來了 越發大怒 順手拾起棹上的磁瓶磁罐 向地上摔了起來 保貞女士
 也檢著搬得動的 大摔大砸 如玉見他二人又摔又砸 有心仰手去攔 又怕不是他
 二人對手 便站在當地 又哭又罵 那個老婆子將從街上購物回來 看見房裏這齷
 熱鬧武戲 不知來由 也不敢進屋來勸 正在此際 做調人的梨華女士到了 如玉
 見有人來 越發加着氣力的哭罵 梨華女士連喝代勸 方才住聲 璞仁見來的這婦
 人 稱呼自己嫂夫人 猜想定是賀龍嘯的夫人了 便也笑容答道 不敢當 請問嫂
 夫人貴姓 梨華女士答道 敝姓賀 拙夫龍嘯全枕秋先生 也是多年好友 上月枕

肚 會 小 說

秋先生納寵 才向拙夫借住了這幾間房 璞仁見梨華女士出言斯文 想起自將己才那付神氣 不覺面紅耳赤的 不好意思起來 便讓梨華女士落坐 然後說道 今天我們驚動了嫂夫人 委實很對不起的 梨華女士答道 那倒沒甚關係 我們姊妹一見如故 無須講究客氣 論起來今天這件事 總怪我的不是 當初枕秋先生來借房的時節 我全龍嘴並未問及枕秋先生 是否得了家庭同意 就應允把房借給枕秋先生了 其實他們男人家 多做好這偷偷摸摸的事情 嫂夫人又何苦生這惡氣呢 璞仁嘆口氣道 嫂夫人不要以為我是個糊塗虫 我對於枕秋一切舉動 從未加以干涉 外面却冤枉我 給我加上一個老虎似的惡名 就以此事而論 枕秋再置一個小以至一百個小 我們姊妹都無權干預 因為我們的生活 都完全要依賴著他 又焉能管他的權力呢 梨華女士聽着点点头 向璞仁說道 嫂夫人倒是位很識大體的人啊 璞仁接續說道 不過枕秋這回事情 太以使人難於容忍了 因為他置人不妨置人 儘管接回家裏去 何必偏要在外邊 另安一份家 這不是誠心毀害我們姊妹麼 梨華女士將要發言 又聽璞仁說道 我們姐妹今天來此 並非是為尋釁打鬧而來 一則要質問枕秋瞞著我們的理由 二則就接他一全家去 永日外邊 終非是理 璞仁說到這裏 用手指指如玉 又往下說道 不料他一百分不忿 竟罵起我這姐姐來 請嫂夫人替我想 我這姐姐 縱有一百分不是 他終是正室 連我遇爭都

社 會 小 說

要敬他三分 他倚着枕秋寵愛 居然罵起他來 這個理由講得開麼 梨華女士見璞仁侃侃而談 所持理由 圓而且滿 心中不禁欽佩 又見如玉站在當地呆呆不語 也好像爲宏論所折服 梨華女士便對璞仁說道 枕秋先生光景是不能回來了 即便他回到這裏來 聽見嫂夫人在這裏 他萬也不會進來 依着愚妹拙見 今天元嶧新吳太太給二位嫂夫人陪個不是 然後二位嫂夫人請回府去 明大枕秋先生來了 愚妹一定 他帶着新吳太太回家 二位嫂夫人請看如何 說罷 便命如玉給二位太太陪禮 花如玉將才的勇氣 此時已然退盡無餘 只得走向前來 對着保真璞仁鞠躬告罪 口裡說了幾句軟話 璞仁將來的時節 本是加雜一股邪氣 書首已然表過 況且打了這許久 氣已平了大些 又有梨華女士勸說 應許枕秋明大帶着他回家 自己也說無話可說了 至於大夫人保真方面 本是隨聲附和 論實他那有收找枕秋來的胆量 雖然吃了如玉幾句罵 陪了一個不是 也就算完了 於是他二人向梨華女士道過分心受累 便走了出來 梨華女士 同如玉在後相送 看着他們登車去後 梨華女士又同如玉回來 此時枕秋已然進到房裡 對着梨華女士連連做揖道謝 梨華女士正要述調解的經過 枕秋擺着手笑道 嫂夫人不必講了 我早任意根下偷着聽見咧 明天一定帶着回家就是了 如玉搖着頭道 看你們二太太那副惡氣 我死也不去啊 梨華女士說道 你自管前去 我保管無妨 難道還不放心麼 如玉意

猶不肯 梨華女士勸之再再 又說道 你我結爲姊妹 倘或他們對你不公 你找我來 我一定曾替你講理去的 枕秋也向如玉說道 你不要看璞仁惡氣 其實他才是 一副好脾氣呢 賀太太又要同你結了乾姊妹 你還不放心去麼 我們永在外邊立這份家 幾時是了局呢 花如玉所以不願回到一起的原故 純是因爲不能自由 欲要堅執不允 又怕露了馬脚 只得點頭應了 梨華女士又要說話 忽聽自己院裡 像是散了席 便忙著別了枕秋如玉回來 枕秋又連連道謝 如玉送出梨華女士 走到院門 囑咐他不要對賀老爺說出將才的事 免得被他笑話 梨華女士答應了 才回到自己院來 正是

醋波才平定 新聞又復生

第十八回詳細交代

第十八回 畏雌威割情小離別 貪巨利販土大遭殃

如玉送梨華女士回來 進到房裏 枕秋見他雙眉緊蹙 盈盈欲涕 情知他是不樂意回到一起 只得百般的安慰 如玉哭啼啼的說道 反正我生是吳家人 死是吳家鬼 何必一定要得回家 況且你那太太 我是一百分的看不上他 相處日久 終是沒有好結果 就是你那二太太 我也忍不下他的厲害 他今日這樣的辱罵 我做生意的時候 都沒受過 況且我嫁你姓吳的 並不是賣給你姓吳的了 是我自己贖的身

爲你姓吳的 誠實可靠 所以才嫁了你 如今你既然給我做不了主 只好你回你的家 我拿着我的東西 出我的家去 我們分首吧 說罷大哭不止 枕秋見如玉堅不肯歸 並且聽他的論調 含有決裂意思 不禁驚慌起來 連忙應允他打消原議 還是在外另過 如玉方才住聲止涕 枕秋歎口氣道 天也不早了 有話睡下再說罷 反正是福是禍 我自己去掂去 決計不讓你歸在他們一起 你還不放心麼 如玉收拾好了牀鋪 二人睡下 思求良策 以便明日應付前途 枕秋始終一籌莫展 末後還是依了如玉的主意 暫將此房退租 如玉搬到旅館去住 枕秋回到家去 只說已與如玉脫離關係 自然沒有問題發生 即便他們不相信 到這裏來查看 房空人去 自然也就不生疑心了 枕秋聽了如玉這個主意 當時很覺爲難 皺着眉頭向如玉說道 依着你的主意去行 目前的麻煩 固然可以免掉了 只是我們幾時才可以正式團圓呢 如玉見枕秋微露允意 不禁暗暗歡喜 便又說道 你真是糊塗蟲 你一個男子家 在外面做着事業 難道他們能防範着你的行動麼 容等過幾天 你再冠冕堂皇的 把我接回家去 他們有言在先 今天來到這裏打鬧 不爲爭風吃醋 是因爲你在外立家 那時你把我接到家 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 枕秋此時既不捨如玉 又畏懼璞仁 覺得如玉這個主意 尙還一舉兩得 只可暫行照辦 枕秋議決 雙雙入夢 枕秋心中有事 天色將明 就睜眼起牀下地 忙着給如玉去尋覓旅館 如

社 會 小 說

玉也下了牀 見枕秋要找旅館去 便攔他道 放着第一賓館 人熟地靈 何苦找生疎地方呢 枕秋道 你從先在那裏做過小房子 如今再到那裏去住 未免不很方便吧 如玉冷笑着道 那又有什麼關係 從先是從先 如今是如今 我到那裏估個房間 門口掛個吳先生的牌子 旁人他敢欺誨我麼 枕秋聽了只得依他 二人漱洗已畢 又打点一切物件 除却幾件木器 是賀家的 照舊不動 其餘滿由如玉運到第一賓館 枕秋此時心中很是淒楚 如玉倒是爽快的很 朝着枕秋笑道 我們這不過是小別 你回家去 暫且對敷他們幾天 他們都心平氣和了 我再正大光明的回家去 又何必戀戀於一時呢 況且你銀行辦完事 不會到旅館去麼 枕秋說道 在這幾日之內 慢說旅館 大概連銀行都不能去咧 我們一星期後再見吧 如玉道 看機會再說罷 就便是一個星期 七天的功夫 還不好過麼 枕秋点点头 對着如玉望了一會 咬着牙很很心 對如玉說道 我到行裏去了 有功大還許給你住旅館打電話呢 如玉答應了一聲 枕秋邁步去了 看官 花如玉所以不回到一起 其用意所在 看官明眼 勿庸著者贅述 當必了然 不過看官了然 著者明日 終是無濟於事 其奈吳枕秋協理當局者迷何 此所以如玉特能金蟬脫殼也 爾言不表 書歸正文 且說如玉等枕秋走後 便命婆子把東西陸續運到旅館去安置 自己走過賀家院來 此時龍嘯已然出門 佈置致不木則幽雲去 如玉走地上房 兒架華女工

正在鏡前理妝 看見如玉進來 笑着說道 好妹妹 今天替我梳個愛絲髻罷 如玉走過去 接着梨華女士的頭髮 一面替他梳着 一面帶笑說道 今天給姐姐梳 過了今天恐怕就不能了 梨華女士以爲今天如玉回馬市胡同呢 便也笑道 日後你會常來 難道他們還能監視你的自由麼 如玉道 我全枕秋變更昨天的原議了 遂把搬往旅館的話說出 梨華女士機警不過 如玉的用意 他已了然大半 只是事不關己 何必多管 笑着說道 妹妹這是辭行來了 難道你今天就搬走麼 如玉點頭道 少時就要走了 省得那兩個夜叉來了 又要致氣 梨華女士說道 你不會在這院裏麼 難道他們還能向我來要人麼 如玉道 我住在旅館裏 悶了的時節 也可去找姐姐來啊 二人說話之間 如玉已替梨華女士盤好了髻 二人都洗過了油手 坐下又說了幾句閒話 如玉用的婆子走過來說道 太太的東西 我都送到第一賓館去了 請賀太太查看查看傢俱去吧 如玉点了點頭 便讓梨華女士過去 梨華女士笑道 你們也太細心了 難道你們搬家 還把我們家的桌子 也運了去麼 如玉說道 并不是我們細心 這是應當的手續 梨華女士只得全着他主僕二人走過來 查看了一遍 所有借用的傢俱 一件並不短少 如玉便要起身告辭 梨華女士攔道 你真太性急了 在這裏一時一刻 都不停留 難道你們老爺在旅館等着你了麼 如玉笑道 他要在旅館裏 我就不忙了 今天將搬過去 都要重新安置 所以我才忙

社 會 小 說

着要走 梨華女士道 讓這婆子先回去安置 非到了晚半天 我才能放你走呢 如玉見梨華女士一再相留 不好再却 只得打發那婆子先回去安置一切 婆子答應着去了 如玉同梨華女士 又回到東院來 梨華女士道 大概妹妹你也餓了 我們先吃飯吧 如玉点点头 梨華女士催着開飯 少時飯畢 天氣已過午正 梨華女士說道 我們到遊藝園去玩吧 如玉推辭道 姐姐剛才說我太以細心 你却太以客氣 我們玩的日子多得很呢 何必一定要在今天 莫非這是給我送行麼 還是拒絕我再登你的門呢 梨華女士搖首笑道 既不是給妹妹你送行 也不是拒絕你再來 我有点小事情 要求你今天幫幫我 所以請你去玩 如玉笑道 我們姐妹很是要好 你不請我去玩 我就不幫你麼 梨華女士說道 我求妹妹的事情 要在後半天 所以我先請你去玩 如玉問是何事 梨華女士便把昨晚同龍嘯定的計 託羅一峰代約美人害老宋的話說了 自己要約到公園去看笑話 因為一個人胆小 恐怕遇見老宋不答應 所以才約妹妹陪着我 加玉聽罷 覺得此事非常有趣 便笑道 我以為什麼大事呢 此件事容易的很 樂得乎陪你玩去 還看場笑話呢 於是二人收拾收拾頭面 又等着梨華女士換了衣服 二人先往遊藝園來 在大戲場裏看了半天戲 耗到日落西山 進到小有天裏 隨使用些吃食 覺得是時候了 二人便又來到公園 誰知兜了幾個圈子 始終未遇見羅宋一般人 梨華女士不禁納悶道 莫非老宋沒有

來麼 怎麼魯老六做東道的 也沒有來呢 如玉道 看這光景 大概我們來晚了 他們已然走咧 梨華女士想想也覺有理 說道 大概他們是走了 我們到羅一峯家裏打聽去罷 如玉笑道 你真是跌子 回家去賀老爺還不說麼 梨華女士道 他今天也不能知道啊 我們還是到羅家去罷 如玉道 請姐姐一人去吧 我同羅家素不相識 怎好到人家去呢 梨華女士扯着如玉說道 好妹妹你陪我去趟罷 羅一峰的姨太太 人是最好不過的 你到他家去一次 保管你就捨不得走了 況且你今天陪著我去的 又有甚麼關係呢 如玉無奈 只得全他奔油麪胡同來 到了羅一峯家 媽紅迎出 梨華女士又給他二人引見一過 進屋落坐 梨華女士向媽紅問道 羅老爺還沒有回來麼 媽紅答道 今天魯總長在公園請客 他將才去了不大工夫 梨華女士才知是到公園去早了 便又要到公園去 如玉央告道 好姐姐 我們在羅太太這裏歇會罷 我可沒有能爲再全你走了 媽紅問道何事 如玉把前情說了一遍 媽紅笑道 你們二位在這裏等 一峰少時回來 自定就能知道了 如玉也點頭稱是 梨華女士只得安心坐下 如玉全媽紅 雖係初會 且極意氣相投 二人索性長談起來 原來他二人 俱是吳產 在北京全落南班掛牌 提起花中姊妹 都是往昔手帕 二人談得暢快高興、梨華女士坐得無奈心煩 耗了有一個時辰 羅一峰方才轉來 偏偏又全著了老宋 梨華女士的意思 是要等老宋走後 再和一峰探問 究竟如

社 會 小 說

玉因爲有事在心 便向梨華女士道 既是羅老爺已然回來 姐姐一人等著問吧 我要先回旅館去了 還有好些事情呢 梨華女士未及答言 嫣紅問道 吳太太到旅館去 又有甚麼事呢 難道明天不能辦麼 如玉見問 不由臉上一紅 便把自己的遭際 一字不瞞的 對嫣紅說了出來 嫣紅聽罷 免不了掉罵了堯仁幾聲 勸了如玉幾句 又向如玉說道 我們姊妹一見如故 既是在賀太太家不方便 何必搬到旅館舍下有的是閒房 吳太太搬到這裡來 不也全賀太太家一樣麼 如玉謙謝了幾句 起身告辭 梨華女士看看手表 時候已然不早 羅一峰未曾進來 想必老宋還沒走去 便也起身向嫣紅說道 可恨這老宋死坐不去 我却等不過他了 明天再來向羅大哥打聽罷 嫣紅見二人要走 留了一回 送至門外而別 不表梨華女士回王府大街 也不表如玉回第一賓館 單表嫣紅送走二人 回到房中 又待了半天 一峰方才進來 夫婦說些閒話 解衣就寢 有話卽長 無話卽短 直到次日 日上三竿 一峯方才起床 漱洗已畢 用過茶點 忽然語美進來說道 宋老伯又來了 請老伯到書房有話談 一峰点点头 向韻芙問道 你今天沒有功課麼 韻芙答道 今天第一堂缺課 我這就要去了 說罷轉身出去 一峰披上衣服 回頭向嫣紅笑道 老宋這早來 沒有旁的事 一定是要我帶他會朱三去 嫣紅皺着眉頭道 你要仔細些 留神那胃失鬼做了禍 一峰笑道 不相干的 便出來臥室 來到書房 只見老宋坐

社 會 小 說

大吉 此外並沒有甚麼心 你還不放心同我去麼 一峯笑道 姓王的老婆 我吃苦麼醋呢 我是怕你同他打起來 老宋搖搖腦袋說道 那決不能的 說着二人便走了出來 好在油麪胡同 距離李三奶奶家很近 無須代步 欸欸而行 須臾即至 二人推門進去 李三奶奶也是將才起來 正在院中踱步 看見來的是公府貴客 連忙笑臉相迎 口內說道 羅大人 宋大人 好久沒有見呀 天氣這般早 二位是從那裏來 昨天在朋友家賭錢去了罷 羅宋一邊答話一邊隨着李三奶奶進了上房 李三奶奶喊人伺候茶燭 一峰見李三奶奶的女兒鳳儀 從裏間走了出來 布衣縐裙 項披毛巾 鼻梁眼鏡 右手提着一個尺長布袋 像是要出門的樣子 望着羅宋二人鞠了一躬 說道羅先生宋先生 請在這裏坐着 今天功課忙得很了 恕我不能奉陪 容等有空 再陪二位談罷 說罷点点头 便匆匆去了 一峰向李三奶奶說道 你們鳳儀 近來出息多了 倒很够個學生態度 李三奶奶笑道 那是甚麼話呢 你不要看不起人 我們小鳳現在也是教育家呀 此時老宋正躺在床上 擺弄李三奶奶的烟俱 聽見這話 坐起身來問道 你們小鳳當教員了麼 李三奶奶把茶斟好 遞給了二人 也坐在牀上道 我們小鳳從學校畢業之後 接三連四的 有人請他去做教員 新近又有一個姓龍的創辦了一個工讀學校 小鳳的乾姐姐江蛤生 在那學校裏充教授主任 所以小鳳又到那裏幫忙去了 一峯笑道 既辦工讀學校 當然是不特讀

社 會 小 說

在書案前面 鋪著一張紙 正拿著筆亂畫 看見了一峰 連忙站起身來說道 走走 你要履行昨日的條約 陪著我去越吧 一峯笑道 你真太性急了 我將才起床 還沒有吃過飯呢 老宋說道 那個又吃了飯 今天汪秘書的早局 我都沒有去 我們空著肚皮去 會著朱德慧女士 我一定做個凍道 咱們一同到西車站食堂 去吃大餐 說着便從身上掏出皮夾 嘩嘩嘩擱個不住 一峯見他這副鬼樣 實在令人忍笑不住 往常視一錢如性命 今天却肯毅然破鈔 不禁暗歎色之迷人匪淺也 便笑着向他說道 你先莫忙 我還有幾句話 要先同你說明白了 老宋道 我們走着路 不會再細說麼 一峰推他坐在椅上說道 你先坐下 何必忙在一時呢 反正今天同着你去就是了 老宋只得安心坐下 問道何事 一峰說道 我今天同你只能到李三奶奶家 可不能直奔朱三小姐家裏去 因為你不同似我 我到他家去 是冒着乾親的牌號 你昨天同王老二 在公園已竟對過面 今天若是同著你到他家去 不但討不出便宜 恐怕還要惹出麻煩來呢 老宋說道 我們到李三奶奶家 倘或朱三小姐要不去呢 一峰笑道 他不來時 不會叫李三奶奶找他去麼 老宋點頭道 既然如此 我們這就到李家去罷 一峯仍坐着笑道 你先不要忙 我再問問你 見了朱三小姐之後 你是甚麼目的呢 老宋撇嘴說道 你不要望空捕影的吃醋 我見著了他 只問問他昨天的事情 讓他給我道個歉 請他吃頓大餐 親近親近 就算完事

書 而且工作 如此說來 你們小鳳 現在不但是個教育家 而且是個實業家呀
 李三奶奶笑而未答 閑話少叙 書歸正傳 老羅 讓李三奶奶給找你乾妹妹來罷
 一峯瞪了他一眼 便求李三奶奶設法 把朱三小姐給約了來 李三奶奶遲遲鈍鈍的
 說道 若說我同朱三小姐 二人雅如胞親姊妹 自要他在家裏 我打發個人去 管
 保他立刻即到 不過他現在出了嫁 羅大人你同他是乾親 沒有甚麼關係 宋大人
 在這裏 恐怕不很方便罷 老宋見李奶奶拿搪 便向他說道 不妨事的 我同朱三
 小姐 也是親戚 你設法把他約來 我一定不辜負你老人家 我們還空着肚皮 等
 他吃大餐去咧 你可憐可憐我們吧 說的李三奶奶也笑了 便向窗外喊聲來呀 僕
 人應聲而至 垂手立在面前 李三奶奶說道 你到王二爺家 請姨太太立刻就來
 說我等他吃飯哪 僕人答應了 轉身要走 一峰喊住了 又對李三奶奶說道不妥當
 不妥當 你這樣講法 倘若王老二也跟了來 那不遭了麼 老宋也連連稱對 還
 是另措個辭吧 李三奶奶笑道 不妨事 不妨事 這時候王老二未必起牀 況且朱
 三小姐不讓他來 他是不敢來的 一峯見李三奶奶這樣說 才命僕人走去 老宋此
 時心花怒放 坐在牀上 高高興興的 靜候美人來了 把握言歡 述述一夜相思苦
 談談昨夕麵包傷 越想越有趣 索性又倒在牀上 嘴裏哼唧唧的瞎唱 一條朝
 香李三奶奶問道 你怎麼管朱三小姐叫姨太太呢 李三奶奶笑道 我們是乾姊妹

肚 會 小 說

對僕人說話 不稱呼他姨太太 稱呼他甚麼呢 一峯啊了一聲說道 我誤會了 原來是稱呼他 兩姨親的姨太太 我卻以為你稱呼他那個姨太太呢 這是音同字同意不同啊 老宋躺在牀上 也拿着韻調說道 此亦姨太太也 彼亦姨太太也 然而二姨太太者 大不相侔也 說完了把那腦袋搖搖不住 三人正在說笑 忽見將才請朱三小姐去的那個僕人 面慌步急 跑了進來 變顏變色 結結巴巴 向李三奶奶說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了禍事了 李三奶奶見這僕人慌慌張張 詞不達意 不由吓了一跳 羅宋二人也都坐了起來 問道是何禍事 李三奶奶問道 你說的糊糊塗塗 究竟是誰家出了禍事 莫非是王二爺家麼 僕人喘息已定 点着頭答道 誰說不是他家呢 李三奶奶急急問道 他家可出了甚麼禍事 僕人未及還言 老宋冷笑着說道 你們唱的不好 做派倒很不錯 不樂意去請朱三小姐來 何苦無原無故咒人家呢 僕人站在當地 分辨着道 小的不敢扯慌 二位大人若是不相信 到王家門口一看 就知道小的是實話咧 一峯同李三奶奶都向僕人說道 不用聽宋大人的話 你說說究竟倒是怎麼一段事 僕人答道 太太命我請姨太太去 我離着很遠的 就望見他家門口 簇圍一大圈人 我還以為姨太太又同王二爺吵嘴呢 惹得鄰居都來看熱鬧 我心說這是何苦來呢 既至走近了一看 誰知并不是鄰居來看打架的 乃是三四十個大兵 全都是全身武裝 還有十多個大刀隊 提着三尺來長的鬼頭

刀柄上拖着大紅綢子，一個個兒神附體似的，站在王二爺門前把守着。旁邊停放着三、五輛汽車，司機的也是灰衣皮靴自來得。附近的街坊鄰居都遠遠立着不敢上前，交頭接耳的嘍咕。我一見這個情形不敢再往前走，便揀個地方站住，覺得工夫不大，就見又有些軍人從裏走了出來，提着好幾支皮箱，全都摺在汽車上面。接着就見王二爺同姨太太，都被他們五花大綁，推推搡搡的上了汽車。王二爺身上只穿短小衣服，像是從被裏給抓出來的樣子。姨太太也哭成淚人似的，將才坐穩了，汽車就開走了。大人們若不相信，那王二爺門口，現在還有兵把守着呢。老宋聽罷，知道不是謊話，心裏很覺納悶，向一峰道：「聽起來很像是一件重要案子，莫非朱三小姐夫婦兩個受了黨人津貼，在京搗惑人心，被官家知道了，所以才查辦來麼？」一峯說道：「或者許是如你之料，只是不早不晚，偏偏今天犯事，誤了你的佳會，未免太巧遇咧。」老宋搖頭咂舌不止，李三奶奶聽說王老二被軍人抄了走，知道准是為烟土肇禍，自己也有點心驚，趕緊把牀上的烟具收拾起來，放在了嚴密地方。又命那僕人把烟土煙鍋等等，也快收藏了去。僕人答應着出去了。羅宋見李三奶奶這一路忙，不由向他問道：「王老二夫妻抄走了，你收煙俱做甚麼呢？」李三奶奶歎道：「你們二位那裏知道，王老二抄了去，那為搗惑人心，一定是因為販賣煙土，得罪了人，才給抄了去咧。我吸的烟，都買他的土，他若吃不住打，把我也供出來。」

社 會 小 說

不是麻煩麼 所以我把烟俱收拾起來 找個地方躲避兩天去 省得陪着他受罪去老宋搖頭說道 萬不能是爲烟土 一定是有別的緣故 若是只爲販賣煙土犯事 焉能夫妻兩個都上了大綁 況且抄煙土應當會同本管警察 焉能用的着大刀隊呢 李三奶奶道 王老二雖然販賣烟土 却不做旁的犯法事 焉能有別的緣故呢 一峰說道 老宋的話 很覺有理 李三奶奶又把那僕人叫進來 問道 你將才可看見把王二爺的大太太 和姨太太的老太太 也給綁走了麼 僕人說道 沒有看見 想必沒有綁走吧 李三奶奶揚着頰点了點頭 一峯也問道 你可看清那些軍人是甚麼地方的麼 僕人答道 他們都沒有肩臂章 小的焉能看得出 聽他們口音却沒有一個北京人 像是山陝一帶的軍隊 一峰聽罷不語 李三奶奶向僕人道 你再跑去一趟 若是他們門口沒有兵了 你逕管上前叫去 請王二爺的大太太 和姨太太的老太太 把家裏的東西 查查查查都上了封讓下人給看守着 到咱這裏躲避兩天來吧 羅宋二人也急於探問底細 見李三奶奶如此吩咐 二人都鼓掌贊成 僕人轉身走出 李三奶奶又叫回說道 你要看事做事 不要搶不出眼 惹身火團回來啊 僕人答應一聲 老宋坐在牀上道 我們只顧管閒事呀 肚皮却餓不起了 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去罷 一峰也覺得肚子不住叫喚 便問李三奶奶可曾吃過飯 李三奶奶道 你們來時 我是起牀不久 連早点還沒有吃呢 既是你們二位也空肚皮 就喊他們隨便預

備點吃吧。老宋未及還言，一峯說道：「我們還是出去吃罷，豈不比家裏省事麼？」大概我們吃完了回來，上王家去的人，也該回來咧。李三奶奶點點頭，便請他二人少待，自己走出去換衣服。老宋向一峯道：「沒有朱三小姐，我可不能做東道啊。」一峯笑了笑，向老宋道：「你這個人性，真是天生的重色不重友。」老宋笑道：「我幾時承認李三奶奶是我的朋友呢？」說話之間，李三奶奶走了進來，二男一女，三個人一齊出了李三奶奶的家門，覓找小館去吃早飯，正是

乘興圖歡會 奇變阻伊來

王老二因何捉將官裏去 下文詳細報告

第十九回 計上胸二爸洩舊恨 禍臨頭夫妻悔前非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成羣結夥的丘八，居然在堂堂首都，如同村間綁肉票似的，也不知會同當地警察擅敢闖入民宅，把人上了五花大綁，架上了汽車，飛馳而去。有是理乎？縱然王老二販賣烟土，違犯法律，軍隊也無干涉之權啊。以上這一段話，是水流音十八回交卷後，一般閱者向著者責問，在下當時答道：「看官們，你誤會了。水流音三集書，述說的時代，豈是現今所可同日語？那個時候，是以講強權，不論公理，入民家，捉百姓，栽贓誣賴，都是丘八爺的家常便飯。平白無辜的老百姓，都能加上一個死罪的頭銜，何況王老二究是個犯法的人，丘八

社 會 小 說

給捉走了。那更無足怪咧。簡略答覆。接述正文。且說王老二自從拋了拉練行當，專做販土生涯。也是他財運日旺，營業日興。因為交際日寬，所以手頭日闊。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小老婆，更是心滿意足了。又把三小姐的母親也接在一起，幫同佐理家務。王老二內顧無憂，專心治外，索性把局面提高了。對於三兩五兩的主顧，一概謝絕。專做成千論萬的買賣，所有的主顧，全是達官顯宦，富紳鉅商，一些有勢力的人。王老二有恃無恐，以為萬無一失，可笑他那大老婆，毫不知趣，得着空子，就勸他闢張歇業。王老抱著一本萬利的算盤，賺錢正賺得高興呢。他大老婆的話，那裏聽得入耳。遇在喜歡時節，一笑置之，不加可否。撞在煩惱時節，就把他大老婆貧婆賤人的臭罵一頓。他大老婆見他忠言逆耳，也就撇着嘴退過一旁。單表這一日，王老二吃過早飯，正想歇個小盹，再王次長送烟土去。遂向朱三小姐說道：你從箱子裏，揀出五十包來，給裝在柳條箱裏，等我睡醒了，好給王次長送去。人家昨天已然把錢付過了。朱三小姐問道：裝在柳條箱裏妥當麼？王老二道：足成。足成。朱三小姐遂走到裏間，登着凳子，打開箱子，一包一包的，拿出來五十二包。先把兩包，藏在一旁，然後把這五十包裝入一支柳條箱，裝好之後，用手提提絲毫不動。走出來向王老二說道：五十包都裝好了，也好沉的呢。王老二趕緊坐起來說道：你可不要提，仔細岔了氣。那可不是玩的。一包五十兩，五十包就是

一百多斤 你如何提的起來呢 朱三小姐問道 你這次賣給王次長 是按多大的價錢 王老二伸出左手三個指頭 笑嘻嘻的說道 上次按兩塊五毛錢 賣給他十包 他說不好 又甚麼出頭太小咧 味道不香咧 逼着我再給他找好的 昨天我拿了一兩樣子去 他當時羨好了一符 說是比上次好多了 問我是甚麼價錢 我說是三塊錢 他点点头 掏出五百塊鈔票 又開了一張七千塊錢支票 一總交給了我 讓我今天給他送五十包去 其實上次的同這次的 不是一路貨 多算了五塊錢 就說比上次的好 可見他們是拿着吃虧當便宜啊 朱三小姐聽說這次一兩又多賺五角錢 仔細的一核算起來 五十包多賺一千多塊呢 當時便非要王老二分他一半不可 王老二笑道 你總是這樣分斤剖兩的 我賺來的錢 不就是你的錢麼 何必一定要分到手裏呢 朱三小姐道 分到了手裏 我才能放心呢 不怕你缺少本錢的時候 再向我要都使得 若是在你身上帶着 倘或輸了碼了 我再想要也不成咧 王老二說道 這幾次合算起來 你也分到手三四千塊了 存着他做甚麼用呢 朱三小姐氣道 我不會貼給小白臉去麼 不用費話了 快把這次的分給我罷 王老二道 昨天王次長開的是支票 等會取回來再給你 還不成麼 朱三小姐道 你不是說有五百現票麼 你就先分給我罷 按理應當分六百二十五塊呢 讓你估個便宜 那一百二十五塊錢 我都不要了 你快把這五百先拿出來吧 王老二纏他不過 只得掏出皮夾

說 小 行 戲

拿出一整打鈔票 全數交給朱三小姐 自己瞞怨自己道 這怪我自己多嘴的不好 我若不說出來 你如何會知道呢 朱三小姐聽見也笑了 接過鈔票 点了一過 數目不差 方才笑嘻嘻的走出去 找個嚴密地方收藏起來 就是王老二也不知道 收藏已畢 走進屋裏 王老二看看牆上鐘 伸了個懶態 打着哈欠說道 讓你吵了半天 我的覺也睡不成了 再晚一會去 王次長又該不答應咧 你快叫他們喊車去罷 朱三小姐笑着答應一聲 便命老婆子去叫車夫 王老二擦擦臉 穿上長衣服 又吃了杯茶 對着鏡子照了一回 老婆子進來說道 王三已然拉出來了 王老二道 你喊車夫進來 讓他把柳條箱搬出去吧 老婆子答應了 又去叫進車夫 從裏間把柳條箱搬在車上 王老二才走了出來 坐上車去給王次長送土 朱三小姐看見王老二走了 便轉身進到裏間 把那兩包煙土拿出來 跑到前院 交給了他親母 朱老太太昨天才養了十兩 今天已然吸的剩了一半 看見女兒又給拿來一百兩 心裏喜之不盡 一面接過收在一旁 一面向女兒囑咐道 你不要下手太狠了 留神讓他查出來 你們又該吵嘴咧 朱三小姐搖著頭笑道 不相干的 即便讓他查出來 我說送給媽媽吸了 他又怎能怎樣我呢 朱老太太道 他雖然不敢怎樣你 究屬也讓我有点難為情啊 真是的 昨天老羅來託你的事 你倒是怎個主意呢 朱三小姐道 這件事情 我一個人做不來的 等他一會兒回來 讓他同我一起到公園去吧 朱老

太太驚道：「這件事情，能讓他知道麼？」朱三小姐笑道：「你真是我的傻娘啊！說着便俯在朱老太太耳邊，低低說了幾句。」朱老太太聽着，又是皺眉，又是點頭。母女正在私語，忽聽門外車鈴聲響，朱三小姐掀起窗帘一看，乃是王老二去而復轉，不禁問道：「你怎麼回來這麼快呀？」口裡說着，便起身迎出。王老二聽他在岳母房裏，也逕直走了進來。朱老太太連忙張羅女婿，王老二向朱三小姐道：「我只顧忙着走了，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所以半路上又跑回來了。」朱三小姐問道：「何事？」王老二說：「昨天我全一個姓馮的手裏，批了五百包土，他應許今天下午三點鐘，一准給送到家來。這個姓馮的，是個常團長的，新近從陝西開回來的，手裏存着好幾千包東西，又好價錢又小，我們批了來，每一包准可以賺四五十塊錢，待一會他若是送了來，你把他讓到上房，把東西收清楚，告訴他明天一准把錢給他送去，他自然就走了。」朱三小姐道：「這好幾百包土，一個錢不給他，能够成麼？」王老二道：「沒有關係，上次我批了他一千多包，過了十多天，才給送了錢去，我們交易多少次了，這點東西，又算甚麼呢？」朱三小姐點頭說道：「就是這事麼？」我記下了，你快去罷，我還等你回來，一全上公園去呢。」王老二答應一聲，復又出門上車而去。朱三小姐也回到上房，不多時候，果然有個姓馮的來了，趕緊命僕人請進上房。朱三小姐舉目細看，只見那人有四十上下年紀，相貌威武，頗有軍人態度，身後隨從兩個馬弁，提着

很重的兩隻皮箱 估量着就是烟土 朱三小姐代笑讓坐 稱呼了一聲馮團長 便把將才王老二教給的話 都說出來 馮團長說道 我同王先生交往 已然好久了 王太太大概也曉得的 欸項一層不必急亟 我現在還不等用呢 不過王先生全我定的是五百包 因爲新近薛老西做了監督 城門稅局查的很嚴 我們做中級官的 一律要受檢驗 所以五百包未能一總送來 今天只帶了二百五十包 其餘的一半 明天後天一准送到 等王先生回來的時候 王太太告訴他一聲吧 說着使命隨從差弁打開皮箱 一包一包的拿出來 全都擺在當地上 朱三小姐点了一過 數目不差笑着請馮團長就坐用茶 馮團長把那殺人兇眼 在朱三小姐身上打了幾轉 納着罕問道 咳 我同王太太雖是初會 却是眼熟的很 莫非王太太到陝西去過麼 朱三小姐見問 也向馮團長臉上一看 也有些厮熟 只因自己在李三奶家裏 做過皮肉生涯 惟恐是舊日的主顧 所以不敢緊自細看 便笑着答道 大概馮團長記差了 我那裡到陝西去過呢 馮團長請用茶吧 馮團長細聽他的喉音 又向他臉上釘了幾眼 好像想了起來似的 啊了一聲 也不再坐下 便就告辭 朱三小姐虛讓一聲 往外相送 又從身上摸出一張票子 賞給差弁 馮團長一面邁着大步往外走 一面告訴馬弁不准受賞 既至朱三小姐送到二門 馮團長已然上了車 鳴的一聲 飛似去了 朱三小姐回到房內非常納悶 暗想此人真是怪得很 大概是早先在李三奶

社 會 小 說

奶家曾過 如其不然 他爲甚麼慌裏慌張的走了呢 又仔細想了半天 只是想不出他是誰來 正在納悶之際 王老二已然回來 進門便問姓馮的來了沒有 朱三小姐答道 他已然送了一半來 外間屋堆着的不是麼 又把馮團長留下的話 告訴了王老一 王老二走到外間看了一遍 便命僕人都給收在裏間皮箱裏面 朱三小姐便問道 這個馮團長真是怪人 進門就看我眼熟 我怎麼會不認識他呢 王老二笑道 這是瞎聊 他在陝西做了二十多年事 你怎麼能認識他呢 大概你們在夢裏見過罷 朱三小姐睡了王老二一口說道 別放臭屁了 我等了這半天 我們快些吃完飯 好到公園兜個圈子去 王老二道 我們何不就在公園吃呢 朱三小姐道 還是在家裏吃完去罷 王老二說道 也好 有這工夫 我先把將才送來的土羹出五兩 嘗嘗好壞 朱三小姐點頭答應 催着預備晚飯 少時僕人開上飯來 王老二也把烟膏煮好 夫婦二人用過了飯 王老二点上烟燈 躺在牀上 打算吸兩口煙 嘗嘗味道如何 朱三小姐看看時計 已然不早 惟恐王老二吸上烟沒完 誤了自己全老羅的約會 便從王老二手裏 搶過來煙膏盒子 帶在自己身上 又把烟燈一口吹滅 揪着王老二起來說道 你也沒有鴉片癮 何必要這飯後烟的做派 我們先上公園去 等到回來 你再儘量的吸罷 王老二無奈 只得隨着他來到公園 此日正是魯老六宴請賀羅宋諸人之夕 麵包挨打一段節目 二集末尾已然述明 王老二平空裏惹了

社 會 小 說

一坩糊塗氣 朱三小姐却是不負老羅所託 王老二打完麪包 便向朱三小姐說道 都是你要來兜圈子纏惹了這場氣 幸虧沒有撞見熟人 若是讓人知道了 有難為情呢 朱三小姐低頭無言 夫婦同回家來 偏偏王老二到家之後 就覺得渾身有些不舒服 一頭倒在牀上 哼哼嚶嚶不止 也不願背那新煮的烟膏 就脫衣睡下 朱三小姐請知他是為將才惹氣致病 只是不便說出口來 伺候他睡着之後 自己便到朱老太太房裏來 恰巧王老二的大老婆 也在那裏 說了一會閑話 朱三小姐同他都走了出來 各自歸房就寢 夜內無話可述 次日朱三小姐一覺醒來 看見窗上日影 就知天已不早 轉身看看王老二呼呼睡的正香 不便驚叫 自己穿衣套鞋下牀 輕輕的走到外間 自有僕人走來伺候 漱洗已畢 正自吃茶 忽聽門外一陣汽車聲 吼 接着不住的敲打門環 朱三小姐心中納悶 這般早是誰來了呢 莫非馮團長趁那二百五十包煙土來了麼 正想喊人出去看看是誰 言猶未出 早見馮團長從外進來 身後隨着一大幫武裝護兵 朱三小姐驚愕不知所措 要想進屋叫起王老二 說時遲 那時快 馮團長早已進屋 看見朱三小姐 並不說話 搶前一步 照定朱三小姐粉白面龐 拍的一聲 巨靈大掌早已打上 朱三小姐猝不及防臉上受了傷 心裏才想起這馮團長不是別個 正是在第一回臺惜甥拚命的馮二爸 朱三小姐痛嚇交加 心驚腿顫 依便攤在地下 馮二爸回頭對着護兵 喝了一聲綁 那些丘八

便從身上掏出繩子 走向前來 抻着朱三小姐藕棒似的玉臂 照着待遇搶出兇手一
 股 反剪二臂給綁了起來 朱三小姐嚇的魂飛天外 那裏哭喊得出聲來 此時王老
 二已然驚醒 聽見外間屋裡一陣大亂 以爲是朱三小姐打僕人呢 便高聲喊叫住手
 你們不知道我身不爽快麼 馮二爸聽見王老二在裡間搭腔 便邁步闖了進來 對
 着王老二說道 你身上不爽快麼 老子給你治病來了 說着便命護士從床上伸出王
 老二 依樣照舊的上了綁 王老二此時不比拉鍊時代了 養尊處優身體淘氣的虛弱
 不堪 往昔尙能掙扎一氣 如今只好束手受戮 有心要放聲喊叫救人 無奈馮團長
 手舉着勃郎寧 正正對着自己胸口 性命于連 那敢出聲 只得頤微微的 向着馮
 團長央告道 馮大人 饒我這條狗命罷 如有甚麼需要的事情 請你盡管說出 我
 必遵命照辦就是了 難道你老人家一點慈心不發麼 馮二爸嘿嘿一聲冷笑 對着王
 老二說道 王老二 很對不起你 雖然事不干你 說不得屈尊你吃點虧 等回到了
 北苑 我們再談罷 說罷便將房裡的烟土 及一切違禁物品 全數查抄 旁的東西
 一概不准妄動 如敢私自隱匿 回到團部先打後革 護士們嚇了一聲 便動起手
 來 開箱倒櫃 足翻一陣 不消片刻 把王老二血本盡來的貨物及烟俱等物 盡都
 搜出無遺 馮二爸看見搜畢 便命連人代東西 一全架上汽車 此時王老二的大老
 婆 因爲聽見上房裏 亂嘈嘈的 還以爲朱三小姐全王老二吵嘴呢 急忙跑過來解

肚 會 小 說

勸所爲討朱三小姐的喜歡，迎頭撞著這羣丘八，把他上了綁。馮二爺押著王老二和朱三走出來，看見了，便問你是王老二的甚麼人，可憐他自征番生，直到如今那曾經過一回這樣陣勢，登時唇齒相擊，手足皆戰，哆嗦好大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馮二爺聽說是王老二的正妻，便命鬆了綁，又向他說道：「不干你事，快些滾開罷。」說畢便押著王朱出門登車，直回北苑而去。王老二的大老婆，魂飛胆破，跪在地下，只看著丘八爺走淨，方才叫出一聲媽來，扯開喉嚨，吼也似的大哭。此時候人們乍著胆子走出，往也攙扶大太太，誰知大太太身下的大小便，全都無聲無臭的走動了出來，將才站起身，屎湯尿水淋漓，從褲腿流了一地。僕人們捂著鼻子，將他攙到朱老太太房中，坐下之後，放聲大號。朱老太太將才已從窗外看得詳細，眼兒愛女被人綁走，心裏如何不痛，自己有心要出去遮護，怎奈烟燼回還，未曾過足，腿脚艱於行動，只好坐在床上，臉望著外邊，乖呀寶呀，數數叨叨的哭起來。書說至此，且不表這二人一號一哭，單講馮二爺到了北苑團部，下了汽車，便命隨從把王朱二人暫且押在號房，自己進了辦公室，坐在躺椅上，喘息了一口氣，喊叫護兵，把土師爺請了過來，護兵答應走去，遲不多會，王雪珊走了進來，行禮落坐。二爺笑著說道：「今天報你一個喜信，墨森外甥的仇，今日能够報了，雪珊怔怔問道：墨森是因病而死，並非被人害的，他又有甚麼仇人呢？」二爺咧著大嘴笑道：「昨

天我給王老二送烟土去 無意中撞著那個姓朱的娼婦 原來他嫁了王老二做小呀 我看見他 就想起了墨森外甥 恨不得當時把他斃了 方才解恨 所以我傳了連下的弟兄 今天一早就進城去 將這一對捆了來 現在押在號房裏呢 待會惡很很的收拾他們一頓 也給墨森外甥報報仇啊 前文說過 王雪珊是個胆小無能的人 如今聽說二爸無故要懲人 給死去侄兒報仇 立刻搖著腦袋 連說不可 不可 墨森之死 由於自做自受 怨不來旁人的 況且警戒那女人一次 尙還可以 如今把王老二也弄來 平白無故同那女人受罪 似乎於理上講不下去吧 二爸瞪着眼說道 這也是情非得已 不將他們一起弄來 豈不自找出禍 我請了你來 不過同你商量個辦法 你既然這樣心慈面善 爽性你不要管了 聽憑我自己辦吧 王雪珊見二爸發了丘八野性 知道不可理喻 只好唯唯而退 自回書記處而去 這裏馮二爸見雪珊走出 便氣昂昂把牆上電鈴按了一響 馬弁目李忠聞聲趕緊進來 二爸向李忠說道 將才細來那兩個男女 可以把繩子給他解了 飯食不要缺了 晚半天我還問他們話呢 李忠嚇了一聲 行了個立正禮 就退了出來 回到了號房 親手把王朱二人的繩子放了 此時朱三小姐已哭得聲乾喉啞 眼睛腫成兩個紅桃一般 王老二究竟是個漢子 眼望着愛妾不住的勸慰道 你不要哭了 這事究竟是我連累了你 我若不批姓馮的土 如何能讓他捆到這裏來呢 朱三小姐抽抽答答說道 我們這是

到什麼地方啊 王老二還未答言 李忠走過來 一面給他們抖開了繩子 一面笑嘻嘻向王老二說道 王老爺 你受驚了 還認識我麼 王老二這時雙手已能自由撓了半天 漸不麻木 看着李忠 果然有些眼熟 想了一會方才認了出來 不禁納悶問道 你不是在絲綬胡同王宅的李忠麼 你怎麼在這裏呢 李忠笑道 我不在這裏 你如何會遇得見我呢 你們二位到我的房裏去吧 說着就引他二人 進到另一間房裏來 屋內也很潔淨 王老二見李忠殷勤招待 還以為得着特赦了呢 心中不勝大喜 雅如遇着救命星一般 不住大哥長 大哥短的 足一恭維李忠 朱三小姐也驚嚇略定 淚斷啼止 對着李忠說了許多感激話 王老二向李忠問道 李大哥 我們究竟因為何事 得罪了馮團長 把我們綁兇犯似的 綁到這裏來呢 李忠因為當初主人賣房 王老二一般拉繯手 得了好幾百元的中費 絲毫未曾分給他 暗暗忌恨在心 今天這樣優待 正是要敲個竹槓 聽見王老二問他 他便張大其詞的吓嚇他們道 你們的事情 你以為完了麼 馮團長已然呈明了師長 大概要把你們解到軍法處去咧 王老二聽見立刻一驚 便問李忠道 我同馮團長無仇無恨 況且素常也很交好 他這是為甚麼呢 李忠翻著眼皮答道 我們王老爺現在這裏當書記官 這位馮團長 就是我們死去的侄少爺的娘舅 所以我在這裏當馬弁目 將才團長讓我們王老爺給做呈文 好往師部去呈 詞句的意思 大概是說你們販賣人口 私運軍

火 銷售煙土 嗚啡白丸子 還有冒充軍官等等話頭 揣度那呈文的意思 罪過光景不輕咧 王老二聽見李忠這一大套話 認爲是實 料定已無生望 兩眼望着朱三小姐 長歎無言 眼角不知不覺的流出淚來 朱三小姐一頭倒在王老二身邊 又嗚嗚哭了起來 李忠見他二人這個樣子 心中非常趁怨 便假意安慰他道 你們哭會子 也是無濟於事 吉人自有天相 待會解到師部裏去 你們碰巧還許遇着救星呢 天也不早了 大概你們也該餓咧 我到廚房給你們要幾樣菜去 先治飽了肚子 那是正經的 哭會子又有甚麼用呢 王老二含淚說道 李大哥不要分心了 我們那裏吞吃得下呢 你如其有好法子 救了我們 我一定重重酬報 忘不了李大哥的好處的 說罷便要下跪 李忠一面攔住 一面說道 我焉能見死不救 不過我一個小小弁目 如何能够救的了你們二位 等我求王老爺 跟團長去求個情 或者許能發生效力 你們二位先吃點飯罷 李忠說罷便走了出去 朱三小姐見李忠去了 撲在王老二身上 放聲大哭 好似片刻就要捨斃一般 王老二心如刀割 也哭啼啼淚汪汪 向朱三小姐慫道 你先不要着急 我王老二素日沒有做過損陰敗德事情 決不致落這收緣結果 等着李大哥去求了王老爺 或者馮團長放了我們 也未可知 朱三小姐哭道 焉有那樣便宜事 姓馮的焉能辦那縱虎歸山的傻事 光景我們活不成咧 王老二聽了也覺有理 長吁了一口氣 向朱三小姐道 到如今想起大老婆的

話來了 我們早早洗手不幹 焉有今日 論起我自己情屈命不屈 却連累了你 王老二說到這裡 忍不住哭出聲來 朱三小姐見王老二自怨自艾 自己也良心發現 想起自己當初濫唱自由 要了王墨森一條小命 才落到今日之下 既遇見姓馮的 偏偏王墨森的叔叔 又在這裡當書記官 自己如何討得出活命 他將才說是他連累了 我 他那知我這段隱情 其實是我連累了他咧 越想越覺無有生望了 與其零碎讓他們打過來打過去的受罪 還不如直接了當自己死了呢 朱三小姐芳心一橫 倒把貪生畏死的念頭 一掃無餘 伸手掏出手帕揩揩眼淚 一把摸着了昨天新煮的那盒烟膏 不禁暗自嗟歎道 真是命該如此啊 遂把烟膏盒子打開 很很心腸 便往口裏倒下去 事又湊巧 王老二此時正臉朝外 看那屋門外的方向 心想做萬一之舉 預備私自逃了出去 用手推了推屋門 誰知已被李忠從外面鎖上 王老二歎了口氣 轉過身來 方才看見朱三小姐吞烟 心中大驚 一步跑到跟前 奪過來一看 早被他連吞代喝的 只剩了少一半了 情知無法挽救了 王老二很很心 把剩下的一半盒 自己也吞了下去 看官 凡人一到日暮途窮 命盡臨危之際 心裏反倒乾乾淨淨 他二人片刻享受了這一盒 長壽膏之後 便都正襟危坐 相對無言 倒很泰然自若 又待了不多一會 李忠開門進來 後面果然有人送進菜飯 一樣樣的放在桌上 王老二看了看 尙還精緻乾淨 便全朱三小姐二人毫不客氣 儘量飽餐一

頓少時食畢李忠命人收拾出去殘俱。正想再說他們幾句，好敲出他們的錢來。誰知服過了毒的人，一經食物，便就發作迅速。二人將才摺下筷箸，便絞腸似的痛了起來。倒在牀上來回翻滾。李小情知有異，近前看見烟膏盒子，擲在地下。才知他們吞了煙，慌忙去報告團長。馮二爸也是一驚，趕緊跑了來，細看他們二人倒在牀上，面色青紫，一仰一合，早已死就了。嘴角上還流着黑湯兒呢。正是

人道此膏能長壽，原來也能了人生。

欲知馮二爸如何消痕掩跡，接在後文述演。

第二十回 託庇豪門避禍夫嬌女 隱跡客邸圖財認乾爺

且說馮二爸聞報進到號房，王老二夫妻已然斷氣多時。二爸大罵李忠一陣，說他豎視不周，致令二人服毒身死，非要他償命不可。嚇得李忠跪在地下，不住向團長磕頭央告。此時王雪珊也走來，聽見二人已死，他連門都不敢進來，撥頭又跑回書記處去了。這裏二爸罵了李忠半天，喝令他滾了起來，去把死尸面上的血跡揩拭乾淨。李忠答應一聲，起身去給死尸洗臉。二爸離了號房，來到書記處，皺着兩道橫眉，向雪珊說道：這件事真辦糟了。我本想囚他們幾天，容到我們開差，再把他們放了。就算恨消事完，不料他們竟自尋了死。如今這兩具死尸，我們可往那裏消滅去呢？雪珊道：這很是個難題。若只是王老二死了，可以呈報師部，假說是某兵暴卒。

社 會 小 說

抬到義地埋葬也就完了。偏偏又有個女人，倘若呈報了師部，真要派人來驗，那豈不是麻煩麼？馮二爸一手摸着下頰，一手理着鬍子，兩眼向上翻着，想了好半天，忽然把桌子一拍，道：『有了！』猛的吓了雪珊一跳。二爸面代笑容，湊到王老二近前，低聲說了出來。雪珊聽着立刻打了個冷噤，忙向二爸說道：『我心已然亂了，老爺可以自己酌量辦罷。』二爸知道雪珊胆小畏事，便離了書記處，回到自己辦公室，叫了李忠來，密示數語，令他照計行事。李忠遵命退去。二爸便一人往師部探詢本師開差的日期，文述至此，暫先擱置。另表王老二大婆同朱老太太坐房裡大哭，僕人勸了半天，方才住聲。朱老太太道：『看這光景，凶多吉少，我們先想法子央求人打聽打聽，那群大兵把他們架到那裏去了，也好設法救出他們，不怕花多少錢，倒是保住他們的命啊。可憐我那寶貝，落了這般大，那經過這樣舉動，怕不把他吓壞了。』咧朱老太太說到這裏，又數勞着哭了起來。王大婆也含淚說道：『老媽說的很對，只是央求誰去打聽呢？』朱老太太道：『你細想想女婿的朋友，有那個在官面活動熟悉，便就可以託那個去打聽。』王大婆撇着嘴，流着淚道：『我的糊塗老媽啊，你女婿自從娶了我妹妹之後，見面沒有同我說過十句話，無論來了甚麼客，都不准我到上房會去。我又那裏能知道，你女婿都全誰交朋友呢？』朱老太太想想也是實情，二人對坐一籌莫展，不禁又抽抽嗒嗒舉起哀來。正在此際，忽聽有人拍打門環，僕人連忙

勸他娘兩個住了聲，然後走出去看。一會進來說道：「太太不要哭了，李五太太打發趙忠來了。」大概他們知道信咧。王大婆聽說李五奶奶派了人來，彷彿助了好大膽量似的。連忙揩揩眼淚，向僕人說道：「你快叫趙忠進來罷。」五太太許是知道准信咧。僕人說道：「太太換了這身衣服，再見趙忠罷。」王大婆這才覺出自己下身屎尿瑯瑯，忙跑到裏院自己房裏去換衣服。僕人引進趙忠，王大婆換好衣服，又洗過了手，回到外院。趙忠忙行了禮，垂着手說了李五奶奶命他的來意。王大婆說道：「我們還摸不清因為甚麼，出了這逆事呢，便把將才情形說了一遍。」又說你回去給我給五太太道謝，說我央求五太太在外面打聽打聽，究竟是把他們綁到那裏去了。我們也好想法啊。趙忠連連答應。又說我們太太還讓我請姨太太的老太太全太太到我們那裏躲避兩天去呢。王大婆道：「謝謝你們太太，家裏沒有人，我如何脫得開身。要不然讓我們姨太太的老太太去到你們那裏住幾天去罷。」朱老太太聽說，搖頭說道：「我也不去的，給你們太太道謝罷。」趙忠見都不去，便告辭回家覆命。這時李五奶奶全羅宋二人，已然都吃飯回來了。五奶奶因為犯了癩，又把烟俱拿出來，躺着吸烟。老宋也躺在對面聞香。趙忠進來，把王大婆不來的話學說了一遍。五奶奶吸了三五口烟，癩已過足，聽說王老二綁走，連烟土都抄走了，趕緊嘆的一口，把烟燈吹滅，坐起身來，向羅宋二人說道：「如何？」王老二並不做犯法事，一定是從煙

社 會 小 說

土上惹出的禍！看起來這鴉片烟真不是好東西，好歹我明天一定要斷了，省得爲他担驚受怕。老宋哼了一聲說道：「煙癮過足了，就說斷煙，等到犯了癮，又該一口一口的吸咧。」羅一峯笑道：「你不知道，這是烟鬼的口頭禪麼？」李五奶奶任他二人嘲笑，不願答言。一面忙着收藏烟俱，一面又向趙忠問道：「你沒有問王太太，那事人是甚麼地方的麼？」趙忠說道：「他還央求太太給打聽，他如何能知道呢？」李五奶奶愣了半天，吩咐趙忠退去，便向羅宋二人說道：「看起來這事鬧起來了，我也得找個地方躲避兩天去，免得吃場空誤官司。」那才倒靈咧。羅宋都納悶道：「若論抄辦煙土，版也不需用軍隊包圍，想情必有別事。」又見李五奶奶驚慌慌的樣子，以爲他必知情，不便說出。二人本爲會朱三小姐而來，既是朱三小姐會不見了，枯坐無甚趣味。二人便一全辭了出來。李五奶奶見羅宋走後，忙着收拾自己貴重的細軟，又把趙忠叫了進來，讓他趕快去雇乘汽車來。趙忠問道：「太太這樣匆忙，又要到那裏去呢？」李五奶奶歎道：「你們那知道這其中的利害。官家捉住販烟土的，都是進門一頓苦打，然後才追問他烟土的來源和銷路，追究出地方來，爲的是好再抄去。從中想些財花。王二爺全姨太太的身子，都是大風一吹就倒的。挨幾下子打，還不至實話實說了麼？」他那次憂來烟土，頭一個銷路就是我。官家追問出來，一定到咱們這裏抄來，莫不成我不躲避幾天去，坐在家裏等受罪麼？」趙忠又說道：「太太到那裏躲避去？」

呢 李五奶奶急道 你快打電話叫車去 一死釘問我做甚麼呢 趙忠出去打電話讓車行趕緊來車 車行應許隨後就到 趙忠回來告訴主人 五奶奶点点頭道 小姐回來的時候 讓他把那要緊東西 收拾收拾帶着到馬八爺那裏去 家裏一切事情都交給你們幾個人了 你們可都要經點心 等事情冷淡下來 我回來一定重賞你們的 若是有人來了 無論是生人熟人 就說我全小姐上天津玩去了 千萬不要說是在馬八爺家裏 免得給人家招事 我說的話 你都要記住了 要緊要緊 趙忠見太太一句接着一句 好像臨危留遺言似的 容等他說完 趙忠便說道 太太儘管放心到馬八爺家去住着 家裏事情 交給小人們辦理 准保沒錯 小姐下了課回來 也讓他到馬八爺家裏 找太太去就是了 李五奶奶又命趙忠把烟俱等件拿出 送到鄰居去存起來 自己又把箱櫃一一封鎖 此時汽車已然開到 李五奶奶提馬綢軟包裹走了出來 又對僕人們囑咐一遍 告訴他們 如有要緊的事情 可以往馬公館打電話 千萬不要去人 僕人連連答應 李五奶奶方才登車奔銅器胡同來 馬八爺已往上銀行去了 姨太太碧璽正看着聽差小白擦地板呢 碧璽看見五奶奶 連忙迎到門外 小白看見有人來了 也不再擦地板 提着布刷子 一邊揩着汗 一邊走了出去 碧璽一邊往進讓李五奶奶 一邊笑着說道 五奶奶你真來巧了 八爺還要打發人找你呢 李五奶奶見了禮 也笑着答道 八爺找我又有甚麼事啊 碧璽道 八

駐 會 小 說

爺前幾天買的土，都讓小梅要去給送禮了，所以八爺讓你趕緊再給送幾包來，要不然明天就沒得抽咧。李五奶奶聽罷，搖着腦袋說道：「不成功了，我賣的煙土斷了來源咧。」碧璽問是何故，五奶奶便把王老二今早被軍人綁走，自己畏懼連累，所以來求八爺，准其我的母女，在府上躲避兩天的話，都向馬姨太太碧璽說了。碧璽吐吐舌頭道：「咳，販賣烟土，還有這大罪過麼？大概是為別的事罷。」李五奶奶替王老二力辯其無，碧璽又問道：「除却這個姓王的，旁處販子，你就沒有認識的麼？」五奶奶道：「旁處我也有認識的地方，不過這幾天，我那敢出頭露面呢？好在我手下還存着有一包多呢。姨太太打發人取了來，先請八爺對敷用着，等待兩三天，我再給八爺找好土去。」碧璽點頭又向五奶奶說道：「你們在這裏住幾天，本不要緊，不過等八爺回來的時候，你要親自跟他說明，我可不敢做主意，因為八爺這幾天，買公債票賠了十四五萬塊錢，心裡正沒好氣呢。」五奶奶連連答應，碧璽又問你們姑娘呢。五奶奶道：「他上學校去了，下了課也就找我來咧。」說話之間，八爺已然回來。五奶奶趕緊站身施禮，問過安好，八爺微笑點點頭，向五奶奶答應一聲是，便在旁坐下。碧璽向八爺說道：「今天五奶奶來了，說是沒法子買烟土了。」八爺問是何故，五奶奶便把王老二被丘八綁走，自己的貨斷來源，並乘勢把來借居的話也說了出來。八爺滿口答應，連連說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們住在我這裏，一不花房錢。」

二不花飯錢 管保比六國飯店還保險呢 只是沒有地方買土去 可怎麼好呢 五奶奶未及答言 碧璽搶着說道 五奶奶剛才說了一他手下還存着一包多 先讓老爺用着 遲個幾天再給老爺找去 八爺笑着向五奶奶說道 那趕情好極了 只是你自己可吸甚麼呢 五奶奶說道 我還單有五兩膏子呢 對敷着也够用四五天了 八爺点点头 便喊來人 小白應聲而進 垂手聽命 八爺吩咐他道 李五奶奶家有包烟土 你趕快給取了來 我這裏等著用呢 五奶奶也說道 你到我那裏 見着趙忠說是我 你取去的 他就交給你 我還託咐你一件事 我們小姐若是在家 就也讓他來吧 小白連連答應 碧璽在旁問道 小白認識五奶奶家麼 八爺道 他給我去取過好幾次烟土 怎會不認識呢 小白轉身去了 碧璽使給八爺收拾烟俱 八爺全五奶奶閑談 碧璽問五奶奶道 你們小鳳今年多大了 大概比先前出息多了吧 五奶奶歎口氣說道 出息甚麼 簡直快成了妖精咧 近來把一雙脚放得有一尺多長 兩支腿也有門門粗細 放着肥大款式的衣服不穿 偏穿着又短又小的衣裳出去 等到回家來 凍的成冰人一般 又狠嚎鬼叫的嚷冷我一說他 他就說我眼光不順 世界潮流 昨天晚晌 更出了新聞了 放學回來 拿着一把剪子 非要剪髮不可 甚麼經濟時問衛生咧 說了一大套新名詞 後來把我可真逼急了 向他說道 你今天若是剪了髮 我就把你擡出去 從此不讓你登我的門 他見我真生氣了 才算是

社 會 小 說

擡下剪子 不想剪髮了 看起來女大不可留 這句話 真是不假 照這樣子 再過幾年 還不管我來了麼 五奶奶一邊說着 一邊歎氣 八爺說道 這都是入學校的好處 學問沒學得一點 惡習却學全了咧 碧璽說道 你不會給他退了學麼 五奶奶道 他早畢業了 現在是當教員呢 八爺說道 他自己能掙錢了 那更管束不了咧 我雖然不是守舊派的人 然而對於子女求學 却還用專制手段 我家鄉裏有三子五女 現在都念着書 請着一位前清拔貢老夫子 還是念背打三門功課 我總以為念書是為求真實學問 並不是有了文憑 就能算是學生 還有好些中大學畢業 連一封平常信 都寫不上來 他那張文憑 又中甚麼用呢 五奶奶點頭嘆歎 此時小白已然回來 把煙土交給八爺 順便把五奶奶的烟俱烟膏 也都帶了來 五奶奶突覺精神倍長 連向小白說道 勞駕 小白又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 交給五奶奶手內 說道 你們小姐還沒有回家 這是他們學校送去的一封信 趙忠叫我帶來了 五奶奶接過了信 點頭說道 大概他又住在同學家裡咧 小白轉身出去 五奶奶湊到床前 划根火柴 把烟燈点上 向八爺說道 八爺大概也發癮了 先嘗嘗我這盒膏子吧 八爺看見烟燈點着 立刻哈欠眼淚 一齊出動 便一歪身倒在床上 一面拿起針子燒烟 一面向碧璽說道 你煮那包土去吧 碧璽答應着去了 五奶奶也躺在八爺對面 看着八爺左一口右一口 呼呼的吸起來 只吸得燈暗斗滿 方才放下了烟

棺 五奶奶趕緊把斗換了 自己燒着烟 向八爺說道 八爺給看看那封信吧 八爺
拿起那封信拆開了 舉在烟燈旁邊一看 原來是張洋紙用鋼筆寫的 長長短短寥寥
數行 似詩非詩 似詞非詞 文不文 白不白 上面寫的是

我的髮是剪了

我的母親是犧牲了

從着我親愛的關郎

度我們甜蜜的生活

母親 母親

再見 再見

鳳儀別母詩 作十九 十三 三十二

八爺反覆看了幾遍 初猶不解 後來才悟會過來 心裏說道啊 這是那新體詩吧
揣測這個意思 鳳儀是已然剪了髮 同着一個姓關的走了 同他母親脫離關係咧
八爺越想越是拿着這張信紙 不住翻轉細想 五奶奶只顧噴去吐霧 未曾留神 少
時烟癮過足 又閉目運了會子氣 再睜眼一看八爺手裏拿着那張信 歪着脖子 冲
着烟燈早已睡着了 五奶奶不敢驚動 只好也躺在旁邊合目養靜 碧蕪煮好烟進來
向五奶奶說道 我已然在西房替你安置好了 你要是困了 可以就睡去吧 五奶

社 會 小 說

奶知道碧璽爲是支開自己，他好躺下抽煙自己不便招人討厭，便站起身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們明天再說話吧。」說着把自己那份煙俱拿着，向碧璽說聲「明早見」，走進西房來。原來這西房是碧璽的三間客廳，又爲預備女客下榻之所。五奶奶走進來，只見牀鋪被褥，非常齊整，茶煙也都現成。女僕走來伺候，五奶奶說道：「你們不要張羅我，我有事的時候，自然的叫你們，你們要是客氣，我倒不好意思住着。」女僕笑着去了。五奶奶重新點着煙，好在屋內很暖，便倒在牀上，扯下一條被子，蓋着兩腿，睜眼吸煙，閉眼睡覺。油乾燈滅，雞叫天明，方才沉沉夢入黑甜鄉。醒來之後，已把昨天那封信的事，忘到九霄雲外。八爺起牀之後，漱洗吸吃已畢，時已下早，不願談話，匆匆赴行辦公而去。五奶奶陪着姨太太碧璽過足癮，約了兩位女客，打牌解悶。這且丟下不表。單說鳳儀那封新體詩的信，果然不出馬八爺所料，實實在在是割斷青絲，情願拋母離家，全那所謂關郎者，借手攪腕過戀愛的新生活去了。看官若問關郎其人爲誰，蓋卽潛居東光之楚鳳叔是也。原來楚鳳叔自跑到東光飯店之後，手中一文莫名，所有使費都是關蟻塵代付。好在二人素稱莫逆，倒也不算甚麼。轉瞬月餘，蟻塵接到一封電報，釋出一看，乃是他老父在原籍病故，家裏讓他趕緊奔回治喪。蟻塵看過之後，一急非全小可，因爲他父子素極不和他老父手中，很有萬祀家私，如今他老父死了，當然由他承受，唯恐去遲一步，被他母

親帶回娘家 自己豈不撲空 所以急急忙忙收拾行囊 便要登車南下 鳳叔見蟻塵很是着急的樣子 接過電報來看 知道蟻塵要南下奔喪 鳳叔自己有心事 不禁着慌問道 你要即刻南下 這房間退不退呢 蟻塵說道 我至遲不過一個月就回來 房間何必退了 你只管安心住着 房租等項 等我回來算給他們就是了 說着又掏出三四十元 交給鳳叔讓他做爲零用 又把茶役叫進來 告訴他道 我因爲有事 今天回南 早則半月 遲則一月 才能回來 這間房楚老爺住着 房租伙食一切費用 等我回來再算賬罷 茶役連連答應 趕緊走出去替蟻塵叫汽車購車票 張羅一切 蟻塵把隨身行李細包好了 所有箱支衣服 一概不動 又向鳳叔說道 我這兩次南下 實非得已 一則爲敷衍鄉里親友的面子 二則爲家產問題 須要前去接收 所以還要恢復沈一官三字名姓 這關蟻塵三個字 不妨暫先由你襲用吧 鳳叔唯唯稱是 少時汽車來到 茶役把行李拉上了車 蟻塵向鳳叔握手道別 出門登車 到了車站 上了火車 嗚嗚汽笛鳴 車輪動處 蟻塵便回南承受他老子那分家當去了 再說楚鳳叔自蟻塵去後 一個人按時眠食 也很舒服 蟻塵臨行又給他留下三四十元 他靜極思動 便於夕陽西下之際常往花園柳城來活動 不上半月錢已告罄 蟻塵尙無歸期 鳳叔正認識一個北邊姑娘 兩人打得火熱 手中錢淨了心裏如何不急 有心要把箱子搗開 包点衣服去當些錢 又怕蟻塵回來鬧飢荒 究竟他是個

社 會 小 說

文認字的學生 尚不致做出因小害大的糊塗事 也是他財星發旺 正在無可措處之際 忽然來了一位增福財神 書中交代 鳳叔的父親 是在諸葛大帥中作客 爲人好文輕色 商客性成 鳳叔的母親也是個官小姐 只生下鳳叔一人 那時諸葛大帥坐鎮漢陽 老楚很受大帥倚重 所以不能常回北京 鳳叔的母親梅氏雖然年近徐娘 却還不耐獨居 所以背夫瞞子 很做了些回說不出口的事情 老楚遠隔千里 怎能知道 鳳叔初次遇沈一官 在東光飯店住了一夜 次早出來迎頭碰見個婦人 提着包裹 披頭散髮直眉瞪眼的 跑進東光飯店去 正是他的令堂 清早來會相知 小楚因爲他一切費用 都要向母親張手 所以後來只暗暗点了幾句 恐怕說穿了 母子變了臉 反於自己經濟上 受了影響 這位楚太太色令智昏 那會計及於此 鳳叔因爲貧民會出事 警察連往楚家去調查過幾次 楚太太倒是慌了 趕緊給老楚寫信 報告鳳叔多日未歸 不知去向老楚因爲兒子不肖 早已視有若無 立刻給楚太太回信 說是逆子失蹤 是爲家門之幸 聽他自生自滅 勿須憂念 楚太太接到信 果真把想兒子的念頭取消 鳳叔在東光飯店 衣食住統由關蟻塵供給 潛居養性 也把思親的念頭 一蕩無遺 所以數月之久 未往家中通過片字 如今鳳叔因爲蟻塵留資已盡 自己嫖與正豪 買笑無資 便又想起自己的娘來 一個人在房裏盤算道 那次見他進飯店來 想必這裏有他的情人 我若如此如此 茶園之費 可

無憂矣 鳳叔越想越妙極 便決意實地調查起來 有志者事竟成 不上數日 他居然如願以償 原來他令堂的這位情人 與他只有一房之隔 此人姓黃字茲眉 年紀四十上下 本是調海上的流氓 因為中華銀行京行經理 是他姊丈 他借着郎舅親誼 硬做了中華銀行庶務主任 其人素抱妻不如妾 妾不如嫖 嫖不如偷的主義 最喜拆白出勝 楚太太同他 就是從眉目傳情 而得結識 二人講投意和 頗很相見 之晚 感情甚厚 過從極密 加之楚太太來此 不是清早 即是夜深 所以小楚未曾撞見過 如今他趕早起的調查起來 如何能撞不上 這天晚上 楚太太來到黃茲眉房裏 二人坐在床頭說笑 小楚已然知道 自己的令堂到了 有心路等些時再闖進去 又覺自己太以難堪 想了半天 事不宜遲 當時便走到黃茲眉房間門前 敲了一聲 排闥直入 只見二人併肩坐在床上 小楚先叫了一聲娘 又向黃茲眉叫一聲娘 硬推黃茲眉倒玉柱般拜了下去 黃茲眉雖是風月老手 這種局面 却是初經首見 一面道禮相機 一面望着楚太太發怔 只見楚太太面紅耳赤 嚇的似呆了一級 小楚禮罷立身 笑臉相陪 侃侃說道 娘自管萬安放心 這件事我決不能往外宣揚 不過討些錢買個幾花就是了 黃茲眉才知是楚太太的令郎 聽他的口氣 已竟了然他的意思 楚太太也驚嚇略定 便問鳳叔現在住那裏 鳳叔實話說了 黃茲眉手頭富裕 從來揮金如土 便給鳳叔一打鈔票 鳳叔笑嘻嘻的接過來 又叫聲乾

社

會

小

說

爹說句請便，走出打他的茶園去了。直到漏盡更殘，方才盡興而歸。從此鳳叔不但經濟寬裕，而且母子得常見面。楚太太每來每去，必要過鳳叔這房間來一次。正是：且先莫顧廉和恥，權看洋餅認乾爹。

第二十一回 貪家私遭困固苦 假名姓結露水緣

且說楚太太的社交，既然已全兒子公開，每於歡會之暇，便過鳳叔住的房間來。鳳叔這才知道貧民會的事情，已算燈消火滅，完事大吉了。此時既有乾爹，量供補，又無須乎人不人鬼不鬼，不敢出頭露面，心中真是說不出的痛快。只得關蟻塵出來，自己便要回家，重張旗鼓，再出風頭。誰知關蟻塵一去月餘，並未歸來，而且自篋走了之後，連封信件都未曾來過。在初時鳳叔是來此躲禍，蟻塵歸來，歸他倒並不着急。如今自己知道無隱藏之必要了，心裏如何耐待。他那裏知道關蟻塵已在原籍，飽嘗鐵道風味了呢。原來蟻塵的老子，叫沈曼珊，是當地一個入社，家裡很是富有，因為蟻塵不務正道，所以曼珊管教甚嚴。對於家財等項，看也不給。蟻塵在家裏處處受過束縛，便向老父要求二次赴京求學。曼珊知道自己兒子的人性，那裏是赴京求學，分明是為躲開自己，好去任情揮霍。所以並未允許。蟻塵又親不允，又去運動母親，央求代向老父關說。曼珊素極懼內，蟻塵這次運動，果然

社 會 小 說

發生效力了。曼珊很很心，拿出三百塊錢來，交給蟻塵說道：「一官，這三百塊錢，做爲你一年學膳宿書及一切零費，等到一年期滿，放假回家來，憑着修業證書，再給你第二年的三百塊錢。」至於你到北京，究肯發憤向學與否，我這大的年紀，也就管不來你了。反正到了年滿，你若沒有修業證書，就休想再要第二年的咧。」蟻塵看見三百塊錢，意思是還嫌少，無奈知道老父是言行如一的人，寧肯就命子，也是無濟於事，只得把三百塊錢接過來，向曼珊陪笑說道：「父親請放寬心，兒子一心向學，決不把金錢和光陰，空空的荒廢了。」曼珊強笑着道：「但願你如此啊。」做老子的豈不放心！麼？」曼珊說罷走出去了。蟻塵向他母親活魔一拜，又把他的親的體己，要出五百塊錢，方才笑嘻嘻的，擇定吉期，拜別雙親，負笈來京。臨行之際，曼珊含淚囑咐了，大套話，另外給他盤纏路費。蟻塵左耳聽進去，右耳放出來，那裡記在心上。到了北京之後，落了棧房，先去到八埠去報了名，投考學校的事情，早已置諸腦後了。朝朝暮暮，足跡不離花叢梨園，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結交了一幫滑頭式記者，學生派拆白，終朝每日聚在一起，真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那消三五個月功夫，早把帶來的學費，揮霍罄淨了。可巧朱三小姐這些女士太太們，自投羅網，開門揖盜，被他拆了一宗大財，蟻塵唯恐事情發作了，趕緊跑回原籍。曼珊見他未到年限回來了，以爲又要錢來呢，立刻厲色相問，蟻塵扯了一大篇謊，說是這

社 會 小 說

次到京之後 尙未入學 恰巧有幾位同學正在組織報館 自己便把學費入股了 也是財運發旺 半年光景 就賺了好幾千 自己分了五百塊 所以回家來咧 曼珊聽蟻塵說的驢唇不對馬嘴 那裏肯信 蟻塵把鈔票都掏了出來 又把鑽石戒指舉到曼珊眼前 曼珊也就無話可說 老婆兒更是歡喜 蟻塵這次自己掙錢來曼珊干涉不着 便在家鄉裏足玩了不少日子 曼珊見兒子不再回京 心中越發動疑 遂向他問道 你既在京裏入了報館股子 爲甚麼還不去呢 蟻塵無詞可對 含糊說道 再遲三五日 就要回去了 又過了些日 只乍着胆子 回到北京來 好在這次手頭充足 便在東光飯店下層間 取消沈一官 改名關蟻塵 潛踪隱跡晝伏夜出 在八埠裏兜圈 又遇見楚鳳叔 二人索性相投 遂又聚在一起 這是薛文 略略一表 單說那沈曼珊見兒子這次回家 驟擁多金 心中很是吃疑 又見他流連家鄉 無意返京 越發覺得他發的是不義之財 蟻塵進京之後 曼珊也跟踪而至 另住在旁家旅館 那消旬日 早把蟻塵在京中的行爲 調查得清清楚楚 曼珊一氣 非全小可 暗自尋思 這兒才既然肯更名改姓 偷常已然泯滅 我若去捉他 還許把我看待成老同胞 全我動動武力呢 曼珊爲難了半天 忽然妙計當胸 自己暗道有理 次日一早搭車南旋 到了家鄉提兵遣將 安排妥協 便給蟻塵拍電報 詭說自己去世 料定他怕計這份家私 必定星夜奔喪前來 曼珊把老婆支回娘家 自己在家裏靜候

社

會

小

說

果然蟻塵次日起了回來 一見老父安然無恙 心裏不禁驚疑 便怔怔叫了一聲爹 曼珊拾拾眼皮並未還言 蟻塵連忙問道 爹沒有給我拍電報麼 曼珊冷笑着說道 你又不姓沈 我給你拍電報做甚麼 蟻塵聽言 心中暗驚道 莫非我在北京的把戲 他都知道麼 只得强笑着說道 兒子叫沈一官 怎麼會不姓沈呢 爹大病病昏了吧 曼珊大聲喝道 我只問你 你叫沈一官 那東光飯店的鬪蟻塵又是誰呢 蟻塵此時方才了然自己的把戲 完全爲老父調查明白 便也不再避諱 厲聲答道 沈一官是鬪 鬪蟻塵也罷 反正你死了之後 家產全盤歸我 你又管這些閒事做甚麼呢 曼珊聽罷 立刻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蟻塵將才要走出去 曼珊趕緊一把揪住 喘喘吁吁說道 狗子 我領你一個地址去罷 蟻塵雖然橫眉立目 究竟不敢伸手打他老子 只好服首帖耳 隨着曼珊走了出來 原來曼珊在蟻塵未歸之先 早已在本縣公署 把蟻塵送了忤逆 要求縣長代爲押管 本來一縣之長 就是一縣紳士的走狗 紳士說話 唯命是從 蟻塵歡歡喜喜回家來發財 那曾料到老父是掉槍花 既到了縣署 方才曉得是他送忤逆了 人心雖似鐵 官法却如爐 知道爭辯央告都不濟事了 只得自己長吁一聲 去度鐵窗生活 說起沈曼珊真是很心不過 見蟻塵監禁 心中方才舒服 自己暗暗自慰道 我若不詐他回來 送在縣署看管 將來鬧出大事 還許把我老命也饒上了呢 曼珊到家 等老婆回來 始終未提一字

社

會

小

說

老夫妻就糊裏糊塗的過下去。北京東光飯店住的楚鳳叔，却着了大忌，等了將及百日，不見蟻塵回家，房飯費拖了很多，飯店裡不住的催索。鳳叔有心要不等蟻塵回來，自己就回家裏，又怕蟻塵回來之時責問，要把他的衣箱賣了，先還房賬，也覺着對不起蟻塵，爲難了半天，只得來找乾爹黃茲眉，心裡裏筆款子，先把賬點綴點綴，編巧這幾天黃茲眉因爲行裏總理做壽，他去招待賀客，張羅雜務，所以許多日子，沒有回飯店來。楚鳳叔急得滿房間裏打轉，忽然門房響亮，只見茶房手裏拿着一封信，鳳叔以爲是又催款來呢，皺着眉頭，正想措詞答覆，忽見茶房手裏拿着一封信，鳳叔趕緊問道：「關老爺來信了麼？」說着順手接了過來。茶房說道：「這是旁人給關老爺來的信，你替他收下吧。」鳳叔低頭一看，誰說是蟻塵來的呢？封面上字體寫的很細秀，像是女人手筆。鳳叔不由心裏納悶，暗道我住在這裏，這些日子，並沒有見他全女人通過信，這封信是誰來的呢？心裏納悶，信手就拆開了，只見一張首宣信紙，銅筆蓋字，是一封簡語且單的情書，上面大概的意思，是述說久仰關君大名，恨未一面，定於大星期晚五時，在遊園戲場五號四箱一會，千萬不要爽約是幸。上款寫着蟻塵先生愛鑒，下款是慕名妹李鳳儂鞠躬。鳳叔看完這封信，立刻把滿懷愁事，散坐九霄雲外，暗自忖思量：看這信上的意思，這李鳳儂是沒有見過蟻塵的，我何不張冠李戴，借着關蟻塵的旗號，會會這李鳳儂去，相許討出點便宜呢。繼而又想

道 不妥 不妥 這李儂雖然不認識蟻塵 必然在那裡見過他 如若不然 豈能直
接來信約他說 想到這裏 不覺又愁了起來 待了半天 猛然一計上胸 自己叨念
道 我真是獸子了 他若是認識蟻塵 我不會說是蟻塵出來 我是替蟻塵說代表的
麼 反正這類吊膀的事情 又有他的信在我手裏 難道還能出禍麼 鳳叔越想越
心花俱開 好在距離星期 只有一日之隔 當時便把蟻塵的衣箱撬開 找出幾件
時髦衣服 自己先穿下試試 很是合體 心裏更喜歡了 把衣服又復脫下已好 靜
待星期赴約 書中講表 這李鳳儀因為甚麼給關蟻塵通信呢 原來是他令師任耀行
君介紹 究竟還有何要鳳儀全蟻塵通信 其用意所在殊不可知 著者不敢妄言
只好文中付之闕如 說起鳳儀景仰蟻塵的心來 本也非一日 并非由於這次任耀
行拉及條而起 蟻塵編輯的笑報 乃是一種別出心裁的新聞紙 全張分為四版 以
一版專載絕情小說 一版刊登新體詩白話文 專門歡迎言情的稿件 其餘二版盡量
刊載名士和戲謔子游影院的各種稿件 以及伶妓的黑幕秘史 至於新聞廣告一概不
錄 名雖為社會喉舌的新聞紙 其實却是勾奸誣淫的印刷品 北京乃是五方萃萃之
區 血氣方剛情實初開的男女學生 何止萬千 這種新聞紙最和他們的心理 差不
多人手一紙 所以笑報的銷路營業 也很發達踴躍 關蟻塵主這笑報筆政 文餘字
暇 又要從伶妓身上 想些錢來花花 那般窰姐戲子原要賴着這類花報鼓吹 名譽

社 會 小 說

飯碗 都在這般小記者手心裏 所以任宰任割 連大氣也不敢出 笑報不刊廣告 而德延長壽命者 全賴這筆竹槓費維持也 李鳳儀是一個講開放的女生 這種新聞紙 他焉能屏而不閱 不但日日必看 而且常常投稿 甚麼哥呀妹呀愛呀的 新體詩 天啊地啊人啊的白話文 差不多天天笑報上 總刊登有鳳儀女士的著作 有時蟻塵在鳳儀稿尾 註寫一段按語 甚麼文思靈巧筆法生活的贊美 常常加在李女士頭上 鬧李二人 雖未會過 竟由文字上結了很濃厚的感情 在蟻塵方面 原本是信筆拈來 毫無野心 也算記者拉投稿家照顧的一種手段 鳳儀這一方面 却錯會了意思 他以為蟻塵對他特別垂青呢 所以亟願一識其人 這時鳳儀正在工讀學校授課 有一天在夜裏遇見了任煙行 閑談中提起笑報的關蟻塵 鳳儀口頭上 露出願識荆州的意 煙行說道 大凡新聞記者 都不肯在交際場裡活動 這個關蟻塵的為人 我是盡情知曉的 他最講求社交 與尋常記者不同 不但文學好 人才還極漂亮 你若打算見他 何妨到東光飯店拜訪去呢 鳳儀聽說煙行認識關蟻塵 心中大喜 連忙說道 請你馬上給我寫一封介紹書吧 煙行搖頭說道 你既不是找他謀事 何須用寫介紹書 況且你在笑報上出過很大風頭 你若去拜會 或是直接寫信 他必定是熱烈歡迎 若是由我介紹去拜會他 反倒顯著無聊哩 鳳儀聽著也有道理 恰巧校鈴響動 學生上課 鳳儀懶洋洋拿著課本子 到講堂去 丟魂喪魄也不

曉得自己對學生們 都講了些甚麼話 好容易盼到了鐘點 搖鈴下堂 趕緊跑回教員室 誰知任煙行已然全教授主任江始生 兩個人一同走了 鳳儀發了半天怔 強打精神 把上午的功課教完 向校長請了半日假 便自己回家來了 一頭倒在自己牀上 拿着當日的笑報細看 只見自己近作的遊園詩 又刊登出來了 後面却無有蟻塵的註詞 又看了看旁人稿子 偶然看見三版裏面 新闢了讀者通訊一欄 上面登載的 都是短札小簡 不是張哥約李妹遊園 就是王姐請趙弟看戲 簡直是個不貼稟的讀書郵筒 既免家長檢查 又免朋友隱匿 只要男女雙方 商定好了署名 却比來往通信 還覺得秘密而保險 鳳儀看到這欄心裡不由一動 暗暗念道 我若冒然去拜會關蟻塵 倘若擋駕不見 自己豈不稿個沒面子 莫若先給他去封信 約他在遊藝園一談 他若如約而至 豈不比我親身拜他去 於身份上又高一些麼 鳳儀想到這裏 便坐了起來 從桌屜裏 扯出一張信紙 提筆寫上慕名候教 約請於星期日 在遊園戲場某箱一談等語 寫好之後 又看了一遍 覺得落這慕名妹三字下款 很是恰當 便把信紙 裝進信封 打算寄到笑報 登在讀者通訊欄內 忽然又起一念 心裏暗道 不妥 不妥 這信是給他本報記者的 又何必要在通訊欄內 況且給旁人看見了 星期日要都赴我這約會去 我豈不是自找倒霉麼 還是給他寄到飯店去吧 鳳儀拿定主意 便提筆濡墨 在信封上寫了寄本京香廠路東光

社 會 小 說

飯店問呈 關蟻塵先生台啓 下首只落假絨二字 寫好用漿糊封上 又細看看地名不差 方才貼上一分郵花 自己親身走到街上 擲在馬路旁邊郵局信筒子裏去 書中暗表 這日正是星期四 次日楚風叔接到此信 便拿定了主意 要想冒着關蟻塵牌號 去會會這位幕名妹李鳳儀 書不贅叙 到了星期這日 鳳儀一早起床 就給遊藝團通電 訂妥戲場某號包箱 等着李五奶奶起來 一全用過早飯 天已不早 鳳儀趕緊把精露膏粉等等妝飾品 羅列鏡前 自己加意修飾了一番 又換上一套可心衣服 方才提着錢布袋 也不吉知五奶奶 獨自出門雇車來到目的地 進了戲場 茶役看是李小姐 連忙陪着笑臉 把他引進了某號包廂 鳳儀落坐之後 向茶役說道 少時若有位關先生打聽我 你就請他到這廂裏來罷 茶役答應走去 這時台上正是武戲 鳳儀滿腹心事 那裡看得下去 只覺鑼鼓喧天 震耳欲聾 加之台下鼓軍喝彩 猶如驢鳴狗吠 更是惹人厭惡 暗悔不該定在這裏約會 還不如坤書場 比這裏又清潔又得談心呢 只得耐着性兒等候 台上已然唱過三四個戲 才見將才那個茶役 全着一個麗服青年 走奔自己這廂來 鳳儀起身相迎 那青年走進這廂 滿身春風 朝着鳳儀躬身問道 女士就是李鳳儀君麼 鳳儀知道這人就是系報主筆關蟻塵 只見他眉清目秀 面面頰赤 煞是個漂亮人材 不盡愛心油生 趕緊陪笑答道 鳳儀就是賤子 閣下是大名鼎鼎的蟻塵君麼 請坐下談 鳳儀聽鳳儀的

口氣 准知道關李二人沒會過面 於是冒着牌號說道 不敢當 蟻塵即是鄙人 辱
蒙寵召 時赴約來 說着從皮夾裏掏出一張名片 雙手遞給風儂 原來風叔已把蟻
塵名片我了幾張 未來之先就帶在自己身上 風儂接過來 把自己小花片子換過去
二人一齊落坐 不願聽戲 一對一句的 扳起談來 不消三言五語 風叔就瞭
然風儂兩約之意 知道是檔俏事 運着三寸不爛之舌 句句打勸風儂心坎 看官
這二人一是交際明星 一是拆白傑將 一如乾柴 一似烈火 一席談話 便結情緣
自此以後 東光飯店 常現風儂的芳蹤 二人情濃意厚 恩愛非常 然而關
蟻塵真歟僞歟 風儂尚在夢中 風叔也糊糊塗塗的 把沈一官這份假姓名 無形承
繼過來 正是

財運全仗乾爺力 艷福享自美人情

下文如何 次回續述

第二十二回 懼飢荒楚子遷客棧 濫戀愛李女墜平康

風儂與風叔交好之後 風儂差不多是日日必來 風叔却是終朝每日足不出戶 日子
一長 風儂有些納悶 不由向風叔問道 你既任笑報主筆 怎麼這些日總不見你到
報館去 這是甚麼緣故 風叔見問 覺得自己粗心 險些露出馬脚 連忙掩飾着道
報館的稿件 有編輯們選擇 無須我自己下手 我因為景慕你的詩詞 所以特意

肚 會 小 說

註了幾句 如今我們愛上朋友 我何必出那風頭呢 鳳儂聽見這套米湯味道的話
 芳心如何不喜 春雲呈現 秋波并生 抿着嘴笑道 論起人們交朋友 乃是一種天
 賦的自由 我們二人 雖然相交日淺 然而因為情投意合 已結下很濃厚的愛感
 講不得將來從朋友交誼上 還許能更進一步呢 說罷凝眸一笑 鳳叔此時心內正在
 想事 呆呆出神 聽鳳儂這一甜言蜜語 少不得也酬以一笑 鳳儂見鳳叔精神很疲
 倦的樣子 便站起來說道 看你像是困了 可以歇個午盹 我先回家去一次 晚晌
 我還許來呢 鳳叔見鳳儂要走 正中心意 便望着他点点头 打了個哈欠 伸着懶
 腰說道 我們晚晌再見罷 便把鳳儂送出房間來 看官 這鳳叔也是急性兒登徒
 子之流 往常專好追香逐艷 今天鳳儂灌他米湯 他怎麼不耐煩起來 莫非他在外
 面另有情伴 有新厭舊 所以對鳳儂冷淡了麼 非也 非也 原來鳳儂是無心問話
 却勾起他的愁思 他想關蟻塵去數月 雖然並無音信 諒情將要回來了 這裏
 的房飯賬 我雖然還了多半 他箱子裏的衣服 已竟被我偷出當了大半 合計起來
 總得三四百元 才夠贖了出來 蟻塵若是馬上到京 我冒名頂替 倒不算件大
 事 他留我住在這裏 本是一番成全美意 如今我看守自盜 他若是翻了臉問我
 可是何言答對 乾爹黃茲眉又沒有在北京 我可那裏想法子去呢 楚鳳叔念及於此
 就彷彿關蟻塵已然回京似的 立刻心慌神亂 魂不守舍 耳目也都失了作用 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所以招待鳳儂女士諸有不週直等鳳儂去後他頭倒在牀上平心息氣思想萬全良法究竟他這類滑頭鬼主意是多而且妙壞而且快正所謂賊起飛智也鳳叔爲了半天的難忽然想妥主意趕緊從牀上爬了起來自叨自念道除此之外別無善策也於是走到外間屋把門從裏鎖好復又返身進屋把六支箱子一齊打開檢點檢點裏面尚有棉夾單大小衣服六十四五件都是半新不舊并且全係哩呢絨呢絲葛等等上講究的材料草草估計約值四五百元若是全盤賣出去除去還浴室飯費尚餘一大半鳳叔心中暗喜趕緊照舊收拾好了正在這時忽然有人敲門鳳叔忙走出去開了門一看乃是鳳儂回來進屋坐下鳳叔問道你吃過飯了麼鳳儂笑道我已然吃過了我到家之後吃完了飯假說今天住在空學家所以又跑回你這裏來了說罷望着鳳叔嫣然一笑鳳叔也笑着說道若不是你回來還忘記餓着呢說着便喊茶房開飯少時擺上來鳳叔一人用畢茶房檢走殘俱湖進一壺茶來又替安排好了一切二鳳歪在牀上隨便說笑耗到天有子正方才解衣登牀鳳叔先說些閑話哄得鳳儂高興然後乘機扯謊道我有一件事今天還要全你商量呢鳳儂問是何事鳳叔便往下說道實不相瞞這幾個月裏我實在有些處於窘迫了家鄉裏已然三個月沒匯到款笑報社也許久沒有發薪我住在這飯店裏差不多每月要一百五十元的開銷所以我

社 會 小 說

已然虧空有七八百元之譜 我打算遲幾天 搬到較小點的旅館去 排場縮小 經濟省儉些 唯恐你不樂意小局面 所以我先徵求你的同意 再定方針 鳳儂聽罷笑着道 你也太多心了 難道你省儉些 我就不樂意麼 論起來我們由愛情而結好 彼此都有互助的義務 金錢二字 不成問題 我手中私蓄 也有千數多元 如今你既手下拮据 我應當交給你用的 可恨我那頑固娘 却是視財重如命 所有我的私積 都被他地持着 一時不容易要出來 只好等遇巧了機會 我取了出來 再交給你罷 至於遷移旅館一節 也是正理 你尋覓妥了 等我到這裡來 我們再一全移過去 楚鳳叔聽鳳儂吐出金錢口風 心中不禁暗喜 兩個人又說笑了一回 方才併肩入夢 次日醒來 午砲放過多時矣 二人連忙起牀 漱口洗臉 鳳儂喊人梳好了頭 就要起身走去 鳳叔說道 你不吃過飯走麼 鳳儂笑道 吃過了飯我又懶得動轉了 還是不吃就走罷 你也好找旅館去啊 鳳叔点点头 說聲回頭見 鳳儂自回家去了 鳳叔也站起身 走到電話房 給幾家估衣店通電 讓他們即刻到東光飯店關先生房間來看貨 鳳叔打完電話 回到房裏來吃飯 將才吃畢 估衣店看貨的人 一起一起的都來了 鳳叔讓他們坐下 然後把箱子打開 檢了四五件禮服呢絨裏夾衣服留下 因為現時正穿 所以不賣 其餘六十件上下 讓他們大家標價估買 內中有一個估衣客 是山西人 他估了四百七十二元五角 以他估價最高 鳳叔便賣

給了他 餘人全都走去 鳳叔向西說：『我們今晚八點鐘貨兩交，明天就算無效。』老西點頭認可。鳳叔又託老西代購三新厚大棉被六床，也要今晚送來。老西全鳳叔說明，六床棉被做價四十二元五角。今晚八點老西帶來現款四百三十元，連全六床棉被，就可將衣服取去。鳳叔也點頭認可。果然下十鐘才八點，老西帶着三個徒弟，背着六個大包袱走來，把現款四百三十元，交鳳叔無訛。又命徒弟打開包袱，把六床棉被放下，把買好衣服，也分六個包袱包好，叫徒弟抗起來。老西說：『再見，跟着徒弟去了。』鳳叔把六床大棉被，分裝在六支箱子裏面，依然蓋兩箱沉，像是裝着衣服一般。上下鎖頭，外人那能知道。鳳叔在房裡變完把戲，又走出去搗了半夜鬼，直到天光快亮，方才回來，也不願得睡覺，趕緊忙着把箱隻帳被，及一切零碎物品，全都收拾在一起，然後喊進來茶房，說是接到從旁處轉來關先生的電報，因為有要緊的事情，讓我即日南下面商。你到賬房去，快把我欠的賬算清了，開張條子，我付過了。馬上就要走咧。茶房去了一會，把賬條開了來。這時鳳叔也推門而進，假說是給他送行。鳳叔接到賬條一看，是共欠大洋八十四元。當時如數付過。另外賞了茶房六元，又命茶房去雇汽車。少時車到了，茶房把箱隻等物，都給抗到車上。鳳叔假意向鳳儂說道：『你就不必送我到車站去了。鳳儂是非去不可。』二人做派了半天，方才併肩靠背上了車。茶房向鳳叔說道：『你老人家回京的時候，還要請』

來照顧 鳳叔點頭說道 那是自然的 汽車飛似開到車站 車夫幫着把東西搬到行李房 鳳叔付過車費 容他去遠了 二人方才又喊了幾輛反車 拉着東西到第一賓館來 原來昨日鳳叔天明始歸飯店 就是因為忙這件事 鳳叔既得鳳叔同意 他便在各旅館去找房 末後找到第一賓館兩間房 裝設俱全 租價不昂 便往工讀學校通電 告訴了鳳儂 鳳儂要他到學校來 說還有話而談呢 他又跑到工讀學校裏 校役把他引到客室 鳳儂出來了 鳳叔問他有甚麼要緊話 鳳儂說道 也沒有甚麼要緊話 我要問問你款項敷餘不敷餘 這次遷移够用的麼 鳳叔說道 報館的薪水放了 這次遷移綽綽有餘 你打聽做甚麼呢 鳳儂笑道 不做甚麼 你若是款項不足 我好替你設法 我雖然手中不便 向朋友通融一下 還不致不成呢 你既然款足 就儘罷論吧 鳳叔說道 謝謝你的美意 等我用款的時候 再求你給幫忙吧 鳳儂點頭 鳳叔又說道 還有一層 東光飯店 我住很久了 這次驟然從那裏移到別處 未免太難為情 最好我說是回南 你做為給我送行去 我們乘上車 先到車站 再轉到第一賓館 豈不是一舉兩得 鳳儂也點頭稱是 鳳叔告別出來 站在工讀學校門口 怔了半天 心裏想道 這事離我承很近 按理我回去報告一聲 方才為是 況且母親倘若到第一賓館去 撞上了鳳儂 無心中說了露馬腳的話 豈不壞我的大事麼 我如今也不算黑人了 老厭物又沒在京 又何必不敢回家呢 鳳

叔想到這裡 便大步往家裏來 小順見少爺衣冠齊楚的回來 不禁驚而且怪 連忙叫了一聲 鳳叔笑了笑 一直走進了上屋 只見楚太太躺在床上 旁邊還有一個人 上前細看 乃是乾爹黃茲眉 鳳叔心中也是一驚 強自鎮作 叫了一聲乾爹 黃茲眉咕喙起來 面紅耳赤的答應一聲 原來黃茲眉在東光飯店裏 因為鳳叔強認乾親 硬敲竹槓 雖然自己揮金如土 日久天長 却也不勝其擾 便全楚太太秘密通過 趁着老楚在鄂 黃茲眉就往楚家來走動 東光飯店裏暫且閉幕 所以鳳叔知道茲眉公忙 久已未得遇見也 今天黃茲眉楚太太被鳳叔回家堵上了 心中覺得大大難為情 鳳叔却仍以沒事一般 楚太太搭訕着問道 今天怎麼想起回家來了 難道不怕警察捉你來 鳳叔笑道 我倒不怕警察捉我 我恐怕老子回家捉娘全乾爹來 所以我回家保護來咧 黃茲眉見鳳叔不為恥 還有心奚落自己 不禁也笑了 遂向他問道 莫非老侄手中窘迫了吧 楚太太也笑道 大概是又窮了 讓你乾老子再給你二十塊錢吧 鳳叔搖頭說道 窮却不窮 這幾天財政正充足呢 說着便從身上掏出鈔票 拍的擲在桌上 楚太太見有一大打子 足有數百元之譜 不由驚問欸從何來 鳳叔把要從東光飯店移到第一賓館 及冒着關蟻塵名姓 結交李鳳儼一段艷史 一字不瞞都說了出來 並向楚太太囑咐道 以後娘遇見我 要稱呼我關先生 千萬別給洩露了機關 若是讓李鳳儼知道我是楚鳳叔 那可壞了我的事咧 楚太太

社 會 小 說

聽鳳叔說畢，覺他所作所爲，全都悖理違法，并且很是危險，無奈鳳叔素性倔強，說他未必肯聽，況且自己有短處，在他手心裏，也不敢去說他。楚太太只好点点头，坐着沉吟無語。黃茲眉打着哈哈問道：「你說這個李鳳儂，是不是那天進你房裏那個穿粉衣服的女學生？」鳳叔點頭道：「正是，正是。」乾爹看他可漂亮麼？茲眉又問道：「你怎麼見他說話，總是打着湖北腔呢？」鳳叔說道：「說起來話長了，他母親是開半掩門子的，我很到他家去過多次，彼此都很厮熟，如今他却會不認識我了。一則是我面孔比先肥多了，模樣也改了一半，二則我既冒關蟻塵名姓，必得打着湖北腔調，所以他才想不起我就是楚鳳叔。前幾次見面，他總說看我眼熟，近來才不嚷嚷了，所以我囑咐我娘，不要露出我的馬脚，如若不然，可就前功盡棄咧。」黃茲眉聽罷，哈哈大笑一陣，連稱老任真，乃拆白雌將也。鳳叔得意非常，又說了會閑話，叫楚太太把他的衣服給他收拾出來，他都帶回東光飯店。次日李鳳儂來到飯店，二人從車站，方才轉到第一賓館。茶房引到了預定房間，鳳儂一看，雖然比東光狹窄些，尚還款式，一共是兩間房，也有地氈沙發全簇新的棹椅，鐵床比東光的還大一號。鳳儂坐在椅子上，看着鳳叔指揮茶房安擺箱隻陳設，少時佈置停妥，鳳叔向鳳儂問道：「你看佈置的合意不？」鳳儂点了點頭，茶房才退了出去。張羅沏茶打水，鳳叔用手巾揮着身上的土，向鳳儂說道：「這樣的房間，雖然比不上，尚還住得過，請你屈

等些時 等我們境遇寬裕些 再出幽谷遷於喬木吧 鳳儂呆斜杏眼 望着鳳叔未發一言 嘆味一聲笑了 書不煩費 鳳儂在鳳叔這裏 時來時往 鳳叔過着十二分精神應酬他 有的是飛來之財 傾囊揮霍 所為買鳳儂的歡心 果然是女人的情痴些 經鳳叔這一份殷勤 把他目成第一情人 由東光飯店移到第一賓館 將及一月 就妙手空空了 鳳叔這晚乘着鳳儂尚未列席 趕緊跑回家 誰知雙扉緊閉 張貼招租 鳳叔木立在門前半天 方才緩出一口氣 心中暗暗納悶道 怎麼搬家也沒通知我呢 難道瞞着我不讓知道麼 鳳叔想到這裏 又自冷笑一陣說道 你們跑到天邊我就追不到了麼 於是邁開大步 來到東光飯店 茶房伙計見楚先生來了 羣起週旋 都問楚先生是幾時回的京 鳳叔含含糊糊應了一聲說道 我今天特來打聽打聽 這裏住着的黃老爺 現在移到那裡去了 茶房說道 你問的是中華銀行的黃老爺麼 鳳叔點頭稱是 茶房說道 他還在樓上住着 未曾搬走啊 鳳叔本是以爲茲眉全楚太太搬到一起了呢 如今聽說茲眉並未移走 覺得自是誤會了 連忙三步兩步 跑了樓上 這時黃茲眉尚未起牀 鳳叔推門而進 蹭到了牀前 輕輕的叫了一聲乾爹 茲眉睡興正濃 猛被驚醒 睜眼見是鳳叔 心中很不痛快 便懶懶的問你來的怎這般早 有要緊的事麼 鳳叔笑着答道 要緊却無甚要緊 我來向乾爹打聽打聽 我母親現在搬在了那裏 茲眉聽說一咕噏身子坐了起來 打着哈欠說道

社 會 小 說

這事太蹊蹺了。你令堂搬家你不知道。怎到會向我打聽呢。還有一件事。我今天要向閣下聲明。這乾爹二字。請你要取消了。我們還按朋友相交吧。鳳叔見茲眉的語語。今日大異往昔。真是神色俱厲。無奈自己有事相求。只好忍着氣。陪着笑臉。說道。乾爹怎麼發了脾氣。因為我擾了你的好夢了麼。我今天有急事。所以出來的很早。便把將才回家。撞了空房的話說了一遍。茲眉聽罷。又復倒身臥下。冷笑着說道。那就不怪你來的這早了。只是你回家撲空。做甚麼又到我這裏來。難道我把令堂隱起來了麼。鳳叔見茲眉橫語氣粗。仍笑着說道。乾爹不是這樣講法。因為我母親全乾爹交好。想必知道他搬到甚麼地方去了。所以來打聽打聽。乾爹為甚麼生這大的氣呢。茲眉躺着說道。你也是七尺鬚眉。難得真說得出口。你母親全我交好。與你有甚麼關係。實告訴你說。你母親搬到那裏去。我並不曉得。你快到旁處去打聽罷。我現在困倦得很。沒有精神。全你談話咧。說着閉了二目。故作呼聲。把個楚鳳叔木在那裡。鳳叔見茲眉的神氣。自己覺得又羞又急。情知向他要錢。必定碰個釘子。相許還受他幾句挖苦。只得搭訕着向茲眉說道。既是乾爹不知道。我只好到旁處去問吧。茲眉閉眼裝睡。並未還言。鳳叔臊眉搭眼的出來。下了樓梯。茶房們讓他到賬房坐坐。他此時心如火焚。那有心腸。全他們週旋。獸頭獸腦的出了飯店。大叉步回到第一賓館。進到自己房間。坐在沙發椅上。望着屋門發怔。暗自思念道。

眼見得禍事要發作了，房飯費拖了若干，黃荏眉翻臉無情，已然絕望通融，蟻塵的東西，讓我搜得干干淨淨，他回來找着了，我，那徒刑的罪過，是准受無疑了，想不到監獄的味道，我要實地嘗嘗咧，鳳叔一個人在房裡，如醉如痴，欲哭欲號，搖頭擻腦，嗒聲歎氣，猛然擰擰眉頭，咬咬牙關，自問自答道：「反正我已然趨入匪類一流咧，生路少死路多，爽性一不做，二不休，倘若老天可憐我，就許從此享福發財，一吐怨氣咧，想到這際，心懷一寬，愁腸頓釋，喊茶房開進來飯，三口五口吃飽了，点支香烟吸着，倒在床上合目籌思，靜待鳳儂到來，好開談判，看官，鳳叔起了何意，著者先不說明，且說鳳儂到了，鳳叔加意歡迎，兩個人在床上，唧唧噥噥說了好幾個小時，究竟都是些甚麼話，著者未聞，不能照顧，鳳儂究竟是個女人，況且年小識淺，雖有個老於江湖的母親，尙不脫痴情二字，俗諺有云：痴心女子負心郎，天地造人，大概盡皆如是也，那鳳儂被鳳叔一陣米湯，灌得如登雲駕霧，兩個人海誓山盟，情願相借到老，鳳儂因為鳳叔將才說是過了些日子回家，他便願效紅拂私奔，把生身母親犧牲不顧，隨同關郎南下，鳳叔見鳳儂入了圈套，心中又驚又喜，兩個人又定妥起身日期，鳳叔又叮嚀再再，在起身前一日，鳳儂在自己家裏，望着母親頓生戀戀難捨之意，然而愛情甚於孝思，正如盡忠不能盡孝一般，母親若是承認我與關郎的婚約，那可就兩全齊美了，怎奈自己又難以出口，百般爲難。

社 會 小 鏡

忽生一計 便要借着剪髮爲由 心想母親一定要追問剪髮的緣故 自己就可以宣佈要求了 誰知李五奶奶滿沒聽題 見鳳儂要剪頭髮 立刻怒氣沖沖 申斥了一頓 并且要撵他出去 從此不准出門 鳳儂見李三奶奶這一瞪眼 彷彿骨肉之情絲毫皆無 立時把孝的觀念灰冷無餘 決心要隨從關郎而去 於是放下剪子 一聲也不言語了 三奶奶氣昂昂的出去 鳳儂便在燈下 做了一首別母詩 就是馬八爺看見這那信 鳳儂等夜靜更深 乘着三奶奶癡過足 睡興濃的時候 便把自己的貴重的首飾 及許多輕巧的古玩 打成個書包樣子 又把三奶奶交給他的 一本支票 帶在身上下 上次早做爲上課 提着包兒 先發了那封詩信 然後來到第一賓館 鳳叔早已束裝待行 二人騎鸚鵡登車走了 書中補表 這日正是宋羅訪朱三 王老二被捉 三奶奶避禍馬公館之日也 當日接到鳳儂那封信 並不知道是甚麼事情 次日八爺忙着上行 又未告訴三奶奶 三奶奶只顧吸煙打牌 也把那封信的事情忘掉了 只到晚半天 三奶奶見女兒還沒有來 方才想起那封信 偏巧這晚八爺捧梅蘭芳去了 總要天亮才能回來 三奶奶陪着姨太太吃過晚飯 向碧璽問道 看起來不識字 真能警悶死人 昨天夜裏 八爺沒有同姨太太說 我們鳳兒那封信 寫着甚麼事情 怎麼今天還不來呢 莫非他在家裏哪 碧璽說道 他若回家去 知道你在我這裏他一定追了來 他既然沒有來 必是住在同學家 沒有回去 那封信橫許是告訴你

他在旁處住着呢。三奶奶點頭連稱對對，並未把此事掛在心上。其實鳳儀早已遠出千里了。單說三奶奶在馬公館，連任四五日，見鳳兒始終沒來，方有些不放心。八爺也始終沒把那封信的意思，告訴三奶奶知道。這日三奶奶向八爺說道：「大概王老二事情，也不致於緊了。我在這裏遭擾了多少日子，也該回家看看去咧。」八爺說道：「販賣煙土的事情，本不是甚麼大事。光景王老二的事情，是完結咧。」碧璽留道：「三奶奶何不多住幾天，我們玩玩呢？」三奶奶說道：「我先回家看看去。過些日子再來罷。」三奶奶便將自己的東西，歸着一起，賞了男女僕婢十塊錢。碧璽命小白告訴開車送三奶奶去。三奶奶向八爺夫妻謝過打擾，坐車而歸。到了家中，方才知道鳳儀也從那日未歸，并且學校裏屢次打發人來，請他去上功課。三奶奶聽說心中大疑，向僕人們問道：「既是小姐好幾天沒有回來，怎麼不給我送信去呢？」僕人們回道：「我們還以為小姐也在馬八爺公館裏，誰知道他沒有去呢？」三奶奶急道：「許是在全學家賭昏了，連學校都不得去，你們到他幾家全學家找去罷！」僕人們答應，分頭去找小姐。簡斷捷說：「江蛤生一般乾姊妹處，都已找到，不是說他沒有來，就是說全他好，久沒有見了，真是芳踪艷跡，杳如黃鶴。」三奶奶見女兒無著，還以為因為不准他剪髮，負氣藏在那裏呢，不禁咬着牙恨道：「這個小短命鬼，等他回家來，再不讓他出去了。」看官：三奶奶失女之際，正是王老二家禍事復發之時，信息傳到三奶奶耳裏。

立刻抱頭鼠竄 又逃奔馬八爺公館來 正所謂念女不抵懼禍也 王老二家又有甚麼禍事發生 下回自有詳文 單說三奶奶二次回到馬家 對着碧璽把王家二次遭禍及自己愛女的話 委委屈屈訴了一遍 碧璽安慰他道 你們鳳兒一定是爲賭氣剪髮 等過幾天氣消了 自然就回來咧 三奶奶揩揩眼淚 閉口無言 晚間八爺回來 三奶奶強打精神 陪看說會閒話 八爺始終沒把鳳儂那封信的事說出 恐怕三奶奶抱怨自己 爲甚麼當時不說出來呢 話休煩贅 三奶奶在八爺家 又躲了十多天 逐日命人回家去問小姐可曾回來 這一日恰是星期 三奶奶將全碧璽吃過早飯 忽見小白拿着一封信走進來 笑嘻嘻向三奶奶說道 你們小姐來信了 三奶奶快看吧 三奶奶心中不住念佛 接過信來 連道勞駕 碧璽問小白道 這封信是寄到咱家來的麼 小白道 是三奶奶家趙二爺才送來的 碧璽点点头 小白退了出去 三奶奶把信拆開 只見六七張信紙 俱都寫的蠅頭小字 看那意思 彷彿紙短情長 言猶未盡似的 三奶奶空拿着這幾張信紙 無奈目不識丁 乾着急一個字也念不出 便遞在碧璽手內說道 姨太太給我念念罷 這小短命不定寫的都是甚麼呢 碧璽接過信來 看那信皮上 寫的是由漢陽寄 再看信紙 嘆笑了一聲 又遞給三奶奶手內說道 不成功 我認識的字 一就是崔孝明在這裏時候 教給我一本三冊初等國文 這長的信 我怎能念得下來呢 還是等八爺起來的時候 你求八爺給你

念吧 碧璽一面說着 一面看看日影說道 天不早了 八爺也該起來咧 三奶奶只好耐性等着 八爺起了床 漱洗已畢 吃過茶點 又復躺在床上 燒烟解悶 三奶奶拿着信 走了上房來 笑着向八爺道 我們鳳丫頭可不信了 求八爺給我念念吧 八爺接過了信 先自看了一遍 見上面寫的是

不孝女鳳儀 泣血叩稟

母親大人膝下 敬稟者 女誤解自由 濫倡戀愛 今春與笑報主筆關蟻塵者 因文字而相識 初晤之時 固以伊爲少年飽學之士也 頗欽慕之 不意伊乃拆白流氓一流 佻言甘語 女墜其籠套中 不惜失身以事之 徹夜捫心自思 悔痛直不欲生矣 女當時不悟 深以擇得佳婿爲幸 孰知彼關賊豺狼其性 蛇蝎其行 既汚女身 復圖女財 陽言偕女回籍結婚 全聚白首 女因慙忿滅天性竊出家中珍物款項 忍拋

母親大人 而與關賊同行 在女初意 擬到關家中 再行修稟述明詳細情形 想母親愛女如掌珠 今既生米成粥 且遠隔千里 當必承認以女許彼關郎也 不料女也不辰 事與願違 關賊偕女搭車南下 抵漢口時 下車落棧 關賊云 明早乘馬車不半日即可到家也 女行次疲乏 臥床欲睡 加之思鄉念母之良心 油然而生 關賊強女灌晚餐 詎知關賊暗置麻醉藥於白蘭地中 女飲未半杯

即昏不知覺人事 關賊將女竊出之珍物款項 一概席捲而逸 女隨帶之衣服 亦未留下一根一掛 女啓視伊之六支皮箱 內中均裝粗絮布被 至是始知彼關 賊亦富有愛情之少年 乃慘無人道之騙子手也 悔已不及 哭更無淚 詢之棧 中茶役 此地操藥戶生意者 多在兩關外 女處此絕境中 只得吞頭走往該處 自薦 今女已在自中里大真閣張幟 漢地軍閥勢盛 走馬章台者 多半是赧赧 武夫 應酬兩有不週 卽及靴及帶齊施 女在家中 雖蒙 母親大人訓以酬容之道 然施之武人 多不適宜 女操皮肉生涯未及月 皮膚幾 受丘八之拳殆遍 女初已不堪再受矣 務懇 母親大人 赦女已往之咎 從速隨寄路費來漢 俾女得能跳出苦海 逃回北京見 母親大人一面 雖被撻死於 膝下 亦無所怨也 泣血叩稟 靜候 慈命 專此叩請 金安

不孝女鳳儀泣血叩稟
匯款請寄漢口自由里大真閣鳳儀無拜

八爺看完這封信 三奶奶早已急的「不得 碧璽也說道 識子的人 都是這路毛病 他自看明白了 就不管人家急不急咧 八爺不愧不忙 笑嘻嘻一句一句清清楚楚

念了一遍 又逐句細細解給三奶奶聽 三奶奶萬想不到鳳儀落入娼家了 聽見八爺講念完了 當時又急又氣又羞又恨 加之近日王家的事 又是擔驚 又是害怕 一陣心口發燥 嘆的噴出一口鮮血來 面白如紙 仰身便倒 嚇的八爺從床上跳下來 幫着碧璽來扶住他 正是

土販因妾方喪命 虔婆痛女又傾生

下文接述 看官詳閱便知

第二十三回 痛女惜財李虔婆喪命 失妾得官吳大龜收心

且說李三奶奶聽八爺念過了信 立刻一慟而絕 八爺同碧璽擗叫多時 方才緩轉過來 不住嗚嗚的哭 八爺勸道 你何必這樣動急 這樣女兒 有沒有無關係 聽他自己造孽去罷了 碧璽也勸他道 他既是寄信來了 總算有了准地址 你若想念他 不妨匯了路費去 母女不是照舊能見面麼 三奶奶聽八爺夫婦正反兩面勸慰 只向他二人点点头 并不還言 八爺向碧璽說道 你喊人攙 奶奶到西房歇歇去 我吃兩口烟 還有約會呢 說着便倒在牀上 繼續燒烟工作 碧璽扶着三奶奶 向外要喊叫小白 三奶奶這時已然完全清醒 聽碧璽喊叫小白 自己趕緊扎紮從地下站起來 望着碧璽說道 姨太太扶幾步吧 不用叫小白咧 碧璽點頭答應 把三奶奶攙到西房牀上 放他躺下 扯下一條絨氈 給他壓在身上 三奶奶見牀上燈猶未滅 便

社 會 小 說

向碧璽說道：姨太太先伺候八爺去罷。我自己燒兩口烟吃也就好了。碧璽問道：你自己能燒麼？三奶奶道：成。姨太太你請罷。碧璽轉身回到北房，只見八爺還拿着那封信，就着煙燈翻來覆去的看呢。看見碧璽進來問道：他精神復原了麼？碧璽笑着点点头，歪身也躺在牀上。一面就八爺燒烟，一面向八爺說道：論起來三奶奶很疼願女兒，怎麼他們鳳丫頭會這樣很心，居然捨下親娘走了，怪不得三奶奶動心咧。八爺從碧璽手裏接過煙槍，一邊吸着烟，一邊說道：你懂的甚麼，他們鳳丫頭走了的事情，我在前十天，就完完全全知道了。碧璽笑道：莫非你到車站給他送行去了麼？八爺搖搖頭，把鳳儂給三奶奶寄來別母詩的話說了。碧璽不住抱怨道：你在那時候，爲甚麼不明明白白告訴三奶奶呢？八爺笑道：反正是走了，告訴他不告訴他，又有甚麼關係呢？你快燒烟罷。我還有約會呢。碧璽趕緊一口一口的燒烟。八爺仍然拿着那信細看，摺下此邊不表。再說三奶奶躺在西房牀上，勉強燒了幾口烟吃。方才覺得肢體運用自由，又連吸了幾口，放下了煙槍。兩眼望着烟燈，想起了事來，不禁淚如雨下。自己咒罵自己道：這短命鬼跑了，千不怨，萬不怨，總怨我這老不死的，打錯了定盤星。爲這短命鬼丫頭，不知得罪了多少大人，物，公府宋大人，肯出三千塊錢包他，我都沒有應許。實指望把他養到二十一二歲，書字也學成了，白璧無瑕的，正式嫁給一個閩老官，我也可以名利兼收啊。想不到他自己耐不得，自己

給虎口裏去送食 不但落了窰子 還把我這幾年的心血 捲走了一大半 倘將來有人向我問鳳丫頭 我可說甚麼回答人家 這不是叫我自已打嘴麼 三奶奶思想到這裏 真是又急又恨 又羞又痛 覺得丹田一湧 口頭發甜 眼光發迷 噯啣一聲 又噴出一口鮮血 這時上房裏八爺已然走了 姨太太碧璽正拿着李三奶奶那封信 給小白看呢 猛聽西房噯啣一聲 主僕二人連忙跑了過來 只見李三奶奶仰臥牀上 雙眼瞪如包子大 四肢顛似影戲人 屋中一種血腥氣 令人入鼻欲嘔 碧璽細看牀上烟燈旁邊 吐有一汪鮮紅血塊 當時嚇得心跳腿軟 口中大聲呼叫 身子却不敢走近前來 小白雖然是個男子 膽量却比女人還小 站在門房口 一步也挪動不開 幸虧僕婦聞聲跑了進來 趕緊上牀去 把李三奶奶雙腿盤起 身子扶了起來 足有一刻鐘的功夫 李三奶奶方才哼了一聲 嗚嗚的哭了出來 碧璽見三奶奶面孔紫的茄子相似 眼珠幾乎努了出來 那個樣子很是可怕 便向一個僕婦說道 你把八爺的參湯 喂三奶奶吃一點 等他緩過氣來 再噴他幾口烟 我可不敢看他咧 說着便轉身回到上房 小白也跟了過去 碧璽坐定更覺後怕 小白說道 看他這樣子 危險的很 太太還不想法把他送走 真個等着死在咱家麼 碧璽說道 就是送他回去 也得等八爺回來啊 小白急道 今天八爺若是住在小梅家裏呢 我們就看着他死在這裏麼 碧璽躊躇不決 唯恐八爺回來抱怨 又因小白說的有理 所以倒

爲了難 小白着急道 事不宜遲 太太你快發話罷 待一會他真要死了 我們想送回去都辦不到咧 碧璽想想也是 便向小白說道 你告訴趙媽送他回家去罷 我可不敢看池咧 小白答應走出門先到車房裏 催着套出馬車 後又跑到西房門口 告訴趙媽快送李三奶奶家去 馬車已然套好咧 趙媽答應聲 小白一面傳話 一面偷着往裏騰看 只見李三奶奶坐在牀上 後邊有人崇着 面如銀紙眼睛滴溜轉動 看那光景 已然緩了過來 不致發生危險了趕緊回到上房 報告姨太太碧璽 這趙媽收拾收拾頭面 便要抱着李三奶奶下地 李三奶奶心裏尙還清楚 將才小白來說的話 他全聽見了 明知他們是怕自己死在這裏 便向趙媽有方無氣的說道 這又要勞累你們咧 我此時已然好多了 你攙着我下地走罷 說着便伸開雙腿 將要起身 誰知心躍眼花 險些跌了下去 多虧趙媽在前面扶住 又待了半天 才鎖定了神 李三奶奶慘凄凄的嘆了一聲 慢慢的站了起來 雙手扶住趙媽肩頭 含淚向衆人說道 等我回家養好了 再給你們道謝罷 僕人們見三奶奶倏然一病至此 都很替他歎惜 聽他說道謝的話 齊聲安慰道 三奶奶不要起急 安心養濟着 等大好了 我們還要託你老人家的福呢 三奶奶強啞牙笑了一笑 却比哭時還覺難看 扶着趙媽邁步出來 衆人在後照呼 三奶奶到了院中 又向衆人說道 你們替我給八爺合姨奶奶道謝 我好了再來給請安來 衆人連連答應 照呼三奶奶上了車 方才

轉身回去 趙媽送三奶奶到家 車夫跳下叫門 開門趙忠 見是太太病着回來 連忙喊出僕婦 幫着趙媽攙進上房 三奶奶坐在牀上 喘了半天迎面向見牆上掛着風儀的小照 心裏更覺難受 趙忠說道 太太是幾時病的 怎麼我們都不知道呢 三奶奶心裏難受 閉口搖頭不語 這趙媽 並不知道風儀來信的事 便把三奶奶今天忽然吐血昏昏的話 對着 忠說了一遍 趙忠方才明白 趙媽坐了一會兒三奶奶斜臥在牀上 合目似睡 輕輕立起身來 低聲向趙忠說道 我要回去咧 趙忠說了幾句客氣話 替主人給八爺二位請安 送着趙媽走了出來 趙媽到了院中 又悄悄向趙忠說道 看你們奶奶病的樣子 來頭很是不輕 你們小姐大概上學了罷 還不把他找回來商量商量 請那個醫生 給他母親看看呢 趙忠昨天接到一封信 見是由漢口來的 送到了馬公館去 可巧今天三奶奶就病了回來 況且小姐多日未歸 既未 學校裏 各處朋友家 又都探問不着 揣情度理 趙忠已竟了然些個 只是不便對趙媽說出 只好答應着道 這就要請小姐去的 等他回來之後 再商量請那個大夫吧 趙媽出門坐上馬車回去 趙忠又回到上房來 三奶奶睜眼見趙忠進來了 便向旁邊的僕婦說道 你到馬八爺那裏 把烟具給我取回來 給八爺和姨太太道勞 說我好了給他們道乏去 僕婦答應着走去 三奶奶見僕婦出去了 便叫了聲趙忠 趙忠趕緊答應走到床前 三奶奶含着眼淚用手拍拍床沿 意思是叫他自管

肚 會 小 說

坐下 趙忠本是李家老人僕 見三奶奶一病至此 必有難言之痛 情形非常淒慘 便婉聲撫慰道 太太 凡事都要往寬處想 不要自己起急 倒是請那個大夫診治 太太說出來 奴才也好打發人去請啊 三奶奶聽見趙忠安慰的話 想想自己親族皆無 自養的女兒都曾不辭而別 如今子身一人 纏綿病榻 只有個僕人伺候在旁邊 心中更覺難受 眼淚似雨般流下來 望着趙忠說道 你把迎面那張像片摘下 找個地方擱起來罷 趙忠回頭看看牆上 已然明白太太的心意 便把小姐的像片摘下 放在外間抽屜裏 三奶奶瞧着趙忠点点头 又用手拍拍牀沿 趙忠曉得太太是有話說 只得搬個凳子 放在床前 偏身坐下 可巧取烟俱的僕婦回來了 三奶奶先命趙忠給燒幾口烟 慢慢的吸了 閉着眼喘吁一會 揮手令僕婦退出 這才睜開兩隻淚眼 抽抽搭搭叫了一聲趙忠 然後似斷似續的說道 你在我們李家 已然二十年上下 李家的事情 你沒有不曉得的 當初老爺死的時節 我才嫁到李家三年 那時房沒有一間 地沒有一塊 多少親戚朋友 勸我歸回娘家 我却因為那時小姐才一歲 總算是李氏門中一條根 實指望把他扶養成人 造就得識文認字 再學精了女紅 成一個文武全材 那時把他聘給一個上等人 不但我跟着享幾天福 並且還落個名利兼收 有了養老終身之地 就是我做這犯法的營生 毀害了多少好人 不也是為供給他麼 我提心吊胆 傷天害理 缺了這些年的德 好容易整頓成

了局面 把他也養到年紀了 萬也料不到 三奶奶說到這裏 再也忍不住 放聲哇
 的哭了出來 趙忠聽太太這番話 更信實小姐是跑了 只是還不知道已在漢陽爲娼
 咧 這時僕人們聞見哭聲 全都跑了過來 趙忠站在床邊 眼角也含着兩泡熱淚
 強笑着勸道 太太 以前的事 都不要想了 自己養濟好了身子 得吃且吃 得樂
 且樂 甚麼福不能享呢 若是一味的憂慮傷心 病是越來越重 豈不是自己找苦麼
 她下站着的僕人們 也都仿照着趙忠的話頭 異口同聲的來勸太太 三奶奶強制
 住眼淚 向着衆人点点头說道 我心裏現在亂慌的很 你們都先出去 就留趙忠在
 這裏吧 僕人們退了出去 趙忠說道 小姐有甚麼不好 太太總要念其年小 不懂
 事物 究竟他現在那裏 太太說出來 奴才好找他回來 商量着給太太請大夫看
 病啊 三奶奶聞言心如刀割 慘淒的說道 趙忠 我也瞞不得你了 那個短命死了
 頭 給我丟大了人咧 便把鳳儀來信 說是被拆白騙了 已在漢陽作了生意的話
 連說代哭的 全都告訴了趙忠 趙忠聽完不禁一怔 想了半天才說道 小姐的事情
 先不要提了 明天打發人到漢陽接回他來 太太先自己斟酌 請誰來看病 倒是最
 要緊的 三奶奶搖着頭道 心病還須心藥醫 我這病是老天報應 大夫如何治的好
 呢 想當初我只圖自己掙錢 不顧人名節 多少年青良家子女 全都敗壞在我的手
 裏 偏偏我親生的女兒被人騙了 又自投羅網的落到窩子賣身去 這不是我的現世

社 會 小 說

現報麼 你們要遵着我的言語 千萬不要接他回來 讓他在窩子裏 受些年的罪 贖我母女們的罪 他還許落好收緣結果 將來可以不致餓死 至於我這病 憑甚麼神仙也治不好了 只求快死 倒落個爽快 我死了之後 反正沒有甚麼親戚 你們草草的 把我埋到亂葬崗子去 我毀人來的這份家私 已然讓那丫頭偷走多半了 剩下的你們幾個人分分 東奔西散 各自置點正經營生去罷 三奶奶滔滔不絕說了這大篇話 趙忠聽着非常可慘 眼淚由不得流了出來 正要寬慰幾句 只見三奶奶閉目一聲長嘆 又復發昏死過去 趙忠趕緊喊進衆人帮着攪叫 好大半天 方才緩醒過來 趙忠吩咐衆人在心守着 自己跑出去 親身把著名西醫茹洛請了來 這茹洛是個意國人 善於聽病斷症 凡經他說是病已不治的 這人定死無疑 因為他有斷死的氣勢 所以人人知道西醫茹洛 趙忠把他請了來 茹洛先叫把三奶奶的懷解開了 他用皮筒聽了聽 用手指揮了揮 又抻過三奶奶的手摸了摸 理着鬍子搖着頭 撇着北京腔調的中國話 向趙忠說道 這個人是完了 再也不能活了 他是憂慮傷脾 急氣衝入心胞 遲不了四十八小時 一定一定的沒了氣 你們要是不相信 可以再出去 請個旁的西醫來 他能治活了這個人 我情願替你拿出診治費來 我却斷定沒法治活他咧 茹洛說畢 索了出診費登車去了 趙忠聽了料死如神茹洛的話 知道三奶奶已無生望 趕緊出去預備後事 製壽衣 看棺材 忙個不了

論起李三奶奶家本是北京土著 很有幾家親友 只因三奶奶被貧所擠做了這不費本錢的勾檔 全都全他絕了來往 目下最親近的只有王朱二家 偏巧王老二夫婦被人逼的吞烟死在外邊 三奶奶頭次由馬公館回家 正赶上馮二爸把王老二夫婦屍首送回了王家 所以三奶奶聽見了信 立刻嚇的又跑回馬八爺公館 原來馮二爸打探准了本師開差的日期 命李忠把王老二夫婦兩具屍首 從庫房裏拖了出來 用盛軍米的麻袋 裝好了進去 吩咐李忠道 你晚半天坐上汽車 送他們兩個回去罷 李忠怎敢違命 只得嚙嚙答應 到了日將夕下的時候師部傳出命令 明日拂曉開拔 二爸便命李忠速去辦理那事不得延誤 李忠遵命帶着兩個麻袋 坐上汽車 飛似的進了城 到了王家門口 停住了車 李忠走下來 推了推他家的門 却是虛掩着呢 當時便輕輕給推開了 然後同司機的二人 把兩個麻袋一對夫妻 平平穩穩給安置在門洞裏 幸喜人不知鬼不覺 二人登上車 掉轉方向 一溜烟似的 駛回北苑 二爸聞報大喜之至 掏出四十塊錢鈔票 賞給李忠全司機每人一半 又命李忠去告知王雪珊師爺 李忠立正道謝 次早隨同本師開拔 且說王老二的大老婆 自從丈夫被丘八架走後 求東託西 始終也沒有打聽出下落 朱老太婆每日 乖呀寶呀的哭 並且不住口的罵李三奶奶 他說我的女兒屢次要走 三奶奶總是攔阻不叫忙的哭 如今虎沒有打成 人也沒有音信了 還許是王老二做的戲法 把我女兒拐走賣了

呢 哼哼 王老二回家來 沒了我的女兒 我就拿着老命同他們拚了 反正是凶多吉少咧 王大老婆那知老朱婆子的心事 因他年紀高了 不時含着眼淚過來解勸 唯恐老朱婆子急出病來 這日晚間將才吃過了飯 老朱婆子想起女兒 又哇哇哭起來 王大老婆勸道 老娘你不要傷心了 販烟土焉能有死罪呢 反正捐幾大 再罰幾個錢 也就放出來完事 咱們所不放心的 就不知道他們准在那裏 要像老娘這樣着急 等到他們回家來 你也快急死咧 老朱婆子委委屈屈 尙未答言 忽然街門以外嗚的一聲 王大老婆耳尖 聽出是汽車停住的聲音 立刻向老朱婆子說道 老娘 不必傷心了 大概他們回來咧 說着便喊僕人出去開門 那些僕人們聽見汽車的聲音 比聽兵變的槍聲 還加十二分的害怕 那個敢邁腿出去 王大老婆想起那天自己被綁的情形 也覺得不寒而慄 所以只催僕人去開門 自己也不敢活動一步 汽車站住了 並沒有拍打門環 不大的功夫 又聽機關響動 像是開着走了 王大老婆非常納悶 心說許是隔壁家的車罷 正在此時 忽然一個僕人 從外飛跑進來 喘吁吁的說道 可把我吓死了 將才我上街買東西回來 遠遠看見一輛汽車 站在咱們門口 下來一個當兵的 把兩個麻布袋搬到咱們門洞裏 他又上車走了 王大老婆聞言更加納悶 遂站起命那僕人跟着來到門洞 果見地上頓放兩個麻袋 王大老婆道 這可真是怪事 莫非是把抄走的烟土送回來麼 你過去打開先看

看 好再往裏搬去 僕人領命 過去先打開一個袋口 望裏面一看 呀了一聲 嚇的幾乎跌倒仰 兩手撒了蒜袋 抽腿往裡就跑 王大老婆見情知道不妙 也後面追了進來 看官 王老二屍首回家 他大老婆怎樣託人報官檢驗 嚴緝凶手 這些事情 舖張起來 又與首集吳可爲家事大同小異 莫若擱置不談 單講官庭手續辦竣 王大老婆孝子似的 備棺將他夫妻入殮 偏偏老朱婆子趁着熱鬧 因爲害怕着急加之缺烟 竟自隨同女兒女婿 到陰曹會親去了 王大老婆把當初同丈夫集股販土那個中表弟兄請來 託他總辦喪儀 老朱婆子靈在當中 王老二夫妻一左一右 好在王大老婆當初 常串大門富戶 如今錢項又足 請來陰陽生擇定停喪三七 然後發引下葬 李三奶奶病危之際 正是王家鏡鉢喧天 大做道場之時 請想焉能到李家帮忙 況且王大老婆與李三奶奶 又無若何好感呢 話休煩費 李三奶奶從馬公館回來 病勢一陣緊似一陣 耗到次日正午 舌僵神走 趙忠看看是不中用了 所幸壽衣 趕做已齊 急命僕婦給三奶奶穿好 遲不數刻 這位反條大家李三奶奶 竟自撒手西歸 脫離塵世去了 毀了若干人的名節 掙了這份家私 滿想遲個一 年半載 洗手不幹 覓個富資東床 自己依靠着以娛晚年 誰知蒼天不佑 事與願 違 女兒跑了 壽限也到了 病到垂危 床前只有幾個雇工人氏 連個噓寒問暖的 親丁也沒有 其狀亦可憐哉 且說三奶奶噤了氣 衆僕人乾號了一陣 然後開了個

肚 會 小 說

床前會議 公推趙忠主持喪事 趙忠說道 依我的主意 先把主人入了殮棺蓋虛掩 不要落釘 急速派人去接小姐回來 母女們也好最末見一面 親友一方面 也要 普遍通知 不管他們來否 我們總要送信爲是 衆僕人因爲趙忠是李家陳人 只可 依着他的主意 全聲稱是 於是趙忠先將三奶奶入了殮 然後派遣衆人 分途通知 親友 女僕看家守靈 他自己到銅器胡同馬公館來 打聽鳳儀小姐在漢陽的住址 預備即日搭車去接 可巧這日八爺夫婦正要出門 趙忠見着八爺 報了主人的喪 又打聽小姐的地址 八爺聽見三奶奶死了 婉歎不置 回頭向姨太太說道 你把那 信交給趙忠 他看見信就知道了 碧璽一面找信 一面向趙忠問道 三奶奶死了 連個親丁也沒有 這棚事歸誰辦呢 趙忠垂手拱身 把自己的主意說了出來 八爺 夫婦一齊點頭說道 似你這樣盡心的僕人 世上就很少咧 今天我們到朋友家賀喜 去 改日再弔祭三奶奶去罷 趙忠嚙了一聲 拿着信退了出來 到家之後 拿上了 錢 囑咐衆人小心守靈 他自搭上京漢車 按照信上住址 去接鳳儀回京 不表趙 忠路上的事 也不表三奶奶家裡的事 乘這閑空 且表馬八爺夫婦 等趙忠走了 免不得談論了一回造因結果 夫婦二人 出門登車 去到馬市胡同吳宅來賀喜 看 官 吳枕秋家 又有甚麼喜事呢 莫非吳太太抱娃子 吳協理辦壽辰 非也 非也 題起這話又長了 篇幅有限 著者簡略一述 原來枕秋自那日遵了如玉的命 割

情小離別 自己硬着頭皮 回到家來 璞仁迎頭便問 新姨太太為何不一同回來 枕秋按照如玉教給的話說了 璞仁那裏肯信 冷笑着說道 何苦來騙我這不懂人事的小孩子 枕秋見璞仁猶似未信 一時情急 指天畫地發了許多惡誓 璞仁笑了笑 也就不提此事了 枕秋故作安詳 次日早晨上行 特意在行內給璞仁通了兩次電話 爲是表明自己并未另去 其實同時他也給花如玉通了電 安慰了幾句 約定稍遲數日再見 下干散行 又特意提前回家 一連數日總是按時來去 璞仁果然不甚疑惑了 這一天枕秋坐在辦公室裏 自己暗暗想道 算起來已有七八日未見如玉 今天抽空看看他去 大概許不致露包吧 想到這裏 便站起來摘下來電話機子 叫第一賓館四號房 那邊問是找誰 枕秋說是吳太太 那邊說是昨天搬走了 枕秋不由一怔 又問搬到甚麼地方 那邊說了不知道二個字 便把機子掛上 看官枕秋先生 雖是忠厚長者 這個把戲 難得會被他猜着了 聽說如玉昨天從第一賓館搬走 覺出有点不妙 趕緊出了行門 急急奔往第一賓館來看 誰說不是搬了呢 究竟如玉全誰開步 著者不說 看官諒必了然 至於枕秋先生被如玉騙了若干 枕秋先生不肯告人 著者不知詳數 看官們也只好糊塗着罷 揣情度理 花如玉爲花叢中老手 既然安心坑騙枕秋的資財 爲數當必不匪也 且說枕秋站在第一賓館四號房門前 只可望檻一歎 轉身回家 嗙聲歎氣 懷着一肚皮說不出的苦 倒在床上

社 會 小 說

翻來覆去 思前想後 真是痛悔交加 一夜何曾合眼 璞仁見枕秋愁眉不展 猜定沒有甚麼好事 爽性不同他談話 一倒下呼呼的睡了 枕秋輾轉不寐 好不容易盼到天明 爬了起來 漱洗已畢 忙着到行 一個人坐在協理室 呆呆出神 忽然牆上電鈴響動 枕秋站起身來 摘下耳機問話 哼哼啊啊了半天 掛上了耳機 愁容改喜 容 立刻高高興興的出了行門 一直奔總裁馬八爺公館來 書中暗表 財政總長魯老六 自就職以後 部員大半都加更動 枕秋也曾託八爺代求魯總長 心想要乘商業登宣途 八爺把話轉達過去 魯老六向八爺道 論起來我與枕秋 也非一月之交 他既想出仕 自當代為設法 不過我將才上台 總要先做幾號現錢買賣 我們都是至交 焉能按着交易去做 且請八兄轉告枕秋 且容稍緩數月 必定有以報命就是了 八爺轉告了枕秋 枕秋以為魯老六 不肯為力呢 也就把做官的心思涼了 誰知官運一現 處處都有機緣 魯老六忽然因病不能到部 一切公事 都在公館批閱 八爺來問候魯老六的病 正赶上江蘇拍來淮關監督出缺的電報 魯老六看過了非常為難 因為江蘇李督很是不好講話的 若是派個生人去 一定要吃他的閉門羹 檣駕湯 馬八爺乘機又把枕秋保舉出來 力言他與李督曾共過事 二人感情素洽 這關監督缺 若是派了枕秋 不但可以得李督同意 且於部中有好大的利益呢 魯老六不好駁了八爺面子 應許銷假時 准可提出閣議通過 就讓枕秋先行一步 接辦

交代去吧 八爺替枕秋代謝魯老六 次日一早通電告知枕秋 枕秋喜出望外 跑到八爺公館來道謝 其實通電之時 是小日說的話 八爺還沒有起床呢 好在馬吳彼此是通家之好 枕秋到了八爺床前 不住做揖請安 感謝提拔的盛意 八爺也不客氣 躺在被子裏 向枕秋道 老秋 這是你自己的運氣 我又何功之有 你馬上就到魯老六宅去謝委 免得臨時變卦 順便同他討教了手續 應當怎樣給他納貢 至於你的協理職任 我暫不給你開掉缺 省得將來鷄飛蛋打 到了江蘇之後 能幹就幹下去 既過官癮 又可發財 若是不能幹 回到北京來 還有你的協理當 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 枕秋沒口的答應 按着八爺的被子說道 請你接續着睡吧 我到老六公館謝委去咧 八爺道聲不恭 枕秋出了馬公館 又跑到了魯老六宅裏 見面之後 自然說了一遍感銘五中的話 先打官腔後商私話 魯老六留枕秋在宅裏吃飯 二人唧唧噥噥 從飯後午時直說到日將西沉 枕秋方才興辭而去 書莫煩贅 朝中有人好做官 話俗理是 遲不多日 果然命令發表了 任命吳枕秋為淮關監督 枕秋初入仕途 乍嘗官味 遵着魯老六指示 在京手續辦完 擇定吉期走馬上任 看官 說書總要前言搭着後語 枕秋起程先幾日 銀行同人給他開了個歡送會 次日枕秋當然還席 這日即趙忠到八爺公館報喪 八爺夫妻出門賀喜之日也 八爺夫妻到了吳宅 碧璽自有女眷招待 八爺在外客廳裏 少時內外筵畢 行裏同人差不

社 會 小 說

多都謝過擾走了。璞仁約請八爺不羣夫婦四位，同到自己房中。大太太陳保貞，加列席。璞仁笑着向大家說道：「我們枕秋的差使，是託八爺的福氣。文大人同枕秋是髮小兄弟，統通不是外人。今天請四位在坐，我要有幾句話宣佈宣佈。八爺先笑着說道：「吳大太有話就請講吧。」璞仁接着說道：「枕秋這次到江蘇去，任期長短，尙難料定。枕秋的意思，打算偕眷回去。我且極端反對，因為京行的事情，同任。我們無須回甬。況且江蘇的事情，若不順手，又要翻回北京，豈不是往返徒勞，浩費盤資？不過枕秋到南邊去，沒有貼身伺候的人，是一件難題，所以我想，了個兩全齊美的法子。今天當着四位宣布，我打算讓枕秋在小紅小綠二人中，選擇一個，名正言順，收做姨太太。明天就帶着他一同南下。我已然同我姐姐商量了，他也極端贊成。所以請你們四位代勞，向枕秋徵求同意，免得我們直接問，他不好意思說明。」璞仁說罷，馬文四位尙未答言。枕秋在旁邊已然聽得，心中又驚又喜，又羞又慚。面上雖然強自掩飾，那個得意態度，禿筆難描萬一也。八爺看了看枕秋，又看了看不羣，不羣只是理髮發笑。八爺說道：「吳太太這個法子，真是盡美盡善。不過我替枕秋設想，倒是他們難題了。既然說出紅綠二婢來，枕秋選擇一個，那一個又將置身何處呢？依我的拙見，莫若來個娥英女英同事大舜，讓枕秋一齊帶走，豈不是兩全齊美中之兩全齊美。文老兄以此話爲是否？不羣點着頭，連稱妙妙。枕秋此時反倒無

詞可說了 只是望着大家嘻嘻的笑 招的大家看他那付嘴臉 都忍俊不住 大太太保貞也發言道 八爺的主意雖好 究竟他本人認可與否 請八爺問明白他吧 八爺笑嘻嘻的 還未張口 不詳說道 這是成全他的好事 又何必徵求他的同意呢 枕秋自己索性把臉子拉下來 利利落落向大家道 這是璞仁爲我的好意 唯恐我單人獨騎的走了 在那裏花天酒地混纏起來 不但傷經濟 而且損身體 所以才想出這個兩全齊美的法子 你們道是也不是 八爺笑道 你們家的事 怎麼問起我們不是是來呢 大家見枕秋的默樣 又聽他的默話 八爺這一談諧答 由不得大家鬨堂而笑 還是大太太保貞說道 既是枕秋默許了 就請馬文二位太太 把兩個新姨娘攙出來 我們早就打扮好咧 碧璽同李氏全都點頭答應 走到廂房一看 果然璞仁姊妹事先准備 早把紅綠二婢打扮得花枝招展 二人正低言淺笑 馬文二位笑着攙着他們二人起身道 你們二位新人見禮去罷 二人紅雲滿面 隨着來到璞仁房裏 八爺臨時充了贊禮員 紅綠拜見了枕秋夫婦三位 又拜謝馬文四人 璞仁又把家中僕人都喚了進來 讓他們稱呼爲紅姨綠姨 僕人們又叩了喜 枕秋是得意的莫可名狀 開發了賞錢 又向馬文四位道謝 八爺笑着說道 天也過了晌午 你們該入洞房了 我們也要告辭咧 璞仁笑道 那也太早了 就請你們四位 晚間再喝喜酒 八爺說道 晚間是你們的家宴 我們無加入的資格 說着向枕秋拱手連道兩聲珍重

社 會 小 說

枕秋扯住八爺不放手 碧巖笑道 再不讓走 你們就看怪象罷 大家知道八爺要發烟癮 不敢再留 八爺又向不羣道聲再會 夫婦二人辭別出來 囑枕秋諸人在後相送 不大一時 不羣夫婦也要告辭 璞仁笑向李氏道 你可忙甚麼 我們枕秋又不收你 你何妨陪我住幾天呢 李氏紅着臉道 等你們老爺走了 我來陪着你 今天還有事咧 不羣同枕秋約定明日車站再見 枕秋送不羣夫婦走後 璞仁果真擺起家晏來 枕秋居中 大太太保貞在左 璞仁在右 今日新貴紅綠二姨 也在下面都有座位 璞仁敬過一巡酒 說了幾句吉祥話 枕秋接過酒吃了 忽然傷起心來 淚汪汪抽搭搭向保貞同璞仁二人說道 想當初我枕秋來北京的時候 幸虧不羣提拔才有了飯吃 後來又蒙八爺的大力 把我拉進中華銀行 如今更把我扯入政界 這幾年局面總算顧住了 然而窟窿也掏的不小 統計虧空總在十萬以上 璞仁不禁驚問道 這些錢從那裏虧的呢 枕秋歎口氣道 那你不必問了 反正是已然虧空咧 今天你們姐妹替我收了小紅小綠 不由我想前事 就傷起心來 這並不是我要走之先 囑咐你們一遍話 但願我們家庭裏 力行革新 諸事得儉且儉 莫比從前揮霍無故 我在外邊既有他二人服侍 你們自管放心 從此花城柳巷 我絕不邁腿進去 免得荒唐出病來 累你們牽腸掛肚 就是你們自己也要在意些 省得讓我在外邊惦念啊 璞仁知道枕秋拙嘴笨腮 這是囑咐保貞呢 自己不便多心 回頭看看保貞

早已面紅耳赤 璞仁笑着說道 得了 得了 明天是起行的好日子 怎麼今天病病的 說起來沒完呢 保貞乘勢也強笑說道 天也不早了 妹妹幫我收拾帶走的東西 讓他們三位也該休息咧 璞仁点点头 把枕紅綠三人 送到東院太太房裏 做爲臨時洞房 枕秋是得意中慚愧 紅綠二人是慚愧中得意 一夜歡樂無言 次日便登程南下 正是

知足方長樂 能忍自然安

欲知後事如何 下文交代

